

圣诞节前夕的出行

2018.08

一，

迈克尔敲门的时候，大卫正在厨房清洗盛放外带食品的盘子。齐达内不在家以后，他很少自己做饭，何况他并不精于此道，此刻又已经怀孕4月有余，对厨房便更加嫌弃。只是此刻朋友远道而来，除了冰箱里的冷啤酒并无其他可以招待，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好像自己做Omega做的有点失败一样。这种想法对大卫来说根深蒂固，即使是成年后就在军队中长大，接受不少训练，竟然也未能免俗。

大卫打开门，就立刻因为外面的寒风打了一个寒战。只见身材矮小、穿着厚重连帽大衣的迈克尔本来背对着他，听到响声就慌张的转过身来，像一只慌慌张张寻找树洞的熊。大卫还没感慨两句或者说进屋吧，迈克尔就兴奋地把帽子从头上拽了下来，对他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竟然莫名点亮了大卫因为冬天而低沉的心情。

“没有什么别的可吃的了，只有冰箱里的啤酒……”大卫招呼迈克尔自己转转，就从厨房里拿出两个杯子来，回头的一瞬间他忽然僵住了，因为脱下厚重外衣的好友，身着的高领毛衣下竟然也显露出一個圆圆的小肚子，“也许你现在已经不能喝了？”大卫试探着补充。

“没那回事。我喜欢啤酒。”迈克尔欢快地笑起来。

大卫放下心来，心里想着迈克尔·欧文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嘲笑别人是个失败的Omega的Omega：迈克尔是他在军队里遇到的朋友。很多年前，他俩在某次协同演练中，因为一起在医务室里注射发情期抑制剂而认识。大卫几乎是立刻就喜欢上了那个嚼着口香糖、一脸满不在乎而非一脸牺牲的愁苦像的Omega。他们单纯又不对等的友谊一直维持了很多年，直到某天迈克尔写信问他，他在那个装甲部队呆的怎么样，大卫如实回答，并未深究对方用意。过了两个月，迈克尔就调进了他的连队，甚至还当了一段他的下属。那时大卫和部队里的Alpha军官齐内丁已经开展了一段爱情关系，尽管相爱初期就已迫不及待的写信告知，迈克尔似乎还是对大卫已经被标记非常惊讶。接下来一段时间，他也没少借故跟大卫吐槽齐内丁头发过于稀疏、身为法国人却来美国当兵是不是特务行径等等，弄得大卫一直以为好友对齐

内丁是不是有所不满（虽然他当时安慰沮丧的齐达内，迈克尔性格就是如此）。不过没过多久，他就知道迈克尔因为调动的事情和之前连队的情人吵架分手了，大概多少也是看他们俩甜甜腻腻不爽的原因。说真的，直到大卫后来决定结婚、怀孕和转文职，再到这次圣诞节假期、齐达内因为任务而不能回家，最后到近来迈克尔联系他说要趁放假找他玩，大卫都没听说迈克尔再和谁搞到一起的事情，所以，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所以这是啤酒肚了？”大卫端着两杯酒坐到沙发上，看着自己转来转去打量的好友。

“你没有闻到吗？我以为你一进门就知道了。”迈克尔大刺刺的坐在沙发上，看着他问。他真是一点也没变，大卫心想。看起来还是既可爱、又年轻。我可已经有几条皱纹了。

“感冒了。”大卫回答，顺便抽了抽鼻子。

“你该去一个暖一点的地方过圣诞，这里太冷了。”迈克尔审视地看了他两秒，慢慢开口。

“因为太冷了才懒得出去。”

“这都圣诞前夕了，你却什么都没准备，”迈克尔看着他说，好像看透了Omega的脆弱和秘密，“听着，我有个主意。”

“啊？”

“我们出去玩，我们两个。我和你。”迈克尔指指自己，又指指他，然后把啤酒一饮而尽。

TBC

二，

他们在准备出门前进行了激烈的争吵，这首先是从大卫从桌子底下摸出军用地图册开始的。两个人像做战略部署一样把地图戳的烂七八糟、翻的吱哇乱响，不肯让对方看清一个字。紧挨着的是出行方式，大卫最开始提议的坐飞机去坎昆或者夏威夷州晒太阳被迈克尔无情地以“等四十年以后再带着你孙子考虑吧”拒绝了，而迈克尔提出的租辆房车一路北上到明尼苏达铲雪的计划也被大卫恼怒的以“等你被美国政府冻成冰雕我会去那里把你挖出来”回绝。最后他们看了看院子里齐达内停的那辆Jeep的大切诺基越野车，低头数了数腰包里的钱，一致同意了这个折衷的想法：至少，它便宜、安全，既不需要像大卫说的那样天天打车住酒店，也不至于要像迈克尔幻想的那样天天睡在房车里。

接着就是去哪里的问题，迈克尔提出他们应该把目标放在拉斯维加斯，先开四五天的车，然后狂赌三四天，最后去看两天狂野Alpha秀，大卫则无力的瘫倒在沙发上用难得的安静来抗议。接着，大卫说，他们可以试着把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每人只提出一两个基本要求，然后试图建立一个同盟。迈克尔靠着想了想，同意了，因为迈克尔很清楚的可以从大卫的表情中看出来，他并非出自对争吵的疲惫才提出的这一建议，大卫眼睛中喜悦的闪光暗示他其实很享受同性omega之间自由平等、又没有信息素示威和性暗示的争执（这听起来很有病，但说真的，当你伪装成一个温顺居家的Omega和齐内丁那种控制欲很强的Alpha住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平等的争吵时间是很难得的，迈克尔充分理解这一点，顺便，操他妈的齐秃子），反而，大卫是因为迫不及待的想开始旅行才这样说的：在某一个时刻，两位战友从对方的神情中明白，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奔驰在路上、能呼吸新鲜空气、听音乐、聊天、露营和睡懒觉、离开这个镇子，而根本不是操他妈的去什么地方。那么，现在他们只要有一个基础的共识，剩下的一切都可以妥协。

迈克尔·欧文的核​​心诉求是：至少可以在赌场里呆两天，大卫也要下场，最好是拉斯维加斯。最好也能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念完以后他拿起了大卫写的那张，惊讶的眉毛都要飞起来了，“爬山？露营？说真的，你在训练的时候还没受够这些吗？”

大卫抱着胸斜靠在沙发上，暖黄色的灯光下，他看起来简直像个天使。闻言他深深的看了迈克尔一眼，然后诱惑性地舔舔嘴角，用一种小狗被踢了的口吻说，“你难道不想和我重温旧梦吗？”说的时候还不忘用手指假装无意的把毛衣的领口勾下来一点。

他们俩笑倒在了沙发上。

剩下的事情他们解决的飞快：

时间：玩到满意为止，不管齐达内什么时候回来；

司机轮流当，每天开车的人决定往什么地方走，而另一个人不得插手也不得顶嘴；

尽量住宾馆，但也要做好车里睡和露营的准备；

打包的时候不要忘了急救用品、枪支、厚衣服、泳裤、丁字裤、防晕车药和足够的抑制剂；

.....

“我还要带上这个。”大卫抱着他的长耳朵兔子玩偶站在被洗劫的客厅和行李箱中间。

迈克尔露出一个被恶心到的表情，不过他还是斟酌的开了口，“你都有我了，还要它吗？”

大卫点了点头。

算了，迈克尔叹了一口气，谁能拒绝火力全开的大卫·贝克汉姆呢，只不过没想到是为了一只兔子，“我会让你忘记那个的。”他最后说，为自己挽留一丝颜面。

“他也那么说。但是他还是没有成功让我忘了Rose。”

“Rose是谁？”

大卫拎起兔子的耳朵摇了摇。

“……还有一条，不要经常提你的Alpha。”

“你的核心诉求已经用完了，所以，Alpha还是赌场？”

“……赌场。”

……

两个Omega把车倒过来，后备箱翻开对着房门口，迈克尔弯腰下去够行李，然后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指了指大卫的肚子，问他，“你这个有多大了？”

“四个多月？”大卫放下手里的提包，低头摸了摸，“你呢？”

“127天。”

他背对着大卫，在那一刻，大卫看不清好友的表情。

TBC

三，

Day 1: “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第一天早上七点半，迈克尔准时的打着哈欠从床上翻下来。他打开窗户深吸一口晨间清凉的空气，就大刺刺的在窗户前套上厚衣服，冲到卫生间简单的洗漱了一下，直接来到了客厅。

中途他看到大卫的房门开着，便随便往里看了一眼：装修相当简洁，大卫和齐达内的结婚照悬挂在双人床上。

大卫正在厨房煎蛋，“最后两个鸡蛋了。”他抬起鸡蛋壳向迈克尔示意。

“我帮你倒垃圾。”迈克尔把蛋壳收起来，出门扔到行道旁的垃圾桶里，顺便跟大卫的邻居太太笑着打了个招呼。老太太对他微笑了，他猜他长得还蛮讨喜的，虽然肯定没有“小贝”漂亮——“小贝”是他们在军队给大卫起的外号，就因为他比其他人都更漂亮，即使在阳光下跑个五小时越野也容光焕发，好像他那一头金发本来就是被阳光亲吻过的一样。

迈克尔回屋关上门，看到大卫正在忙着煎培根和番茄，看起来也没什么能插上手的地方，索性就靠在厨房门上欣赏这美景：阳光斜射进屋里来，勾勒出挽起白衬衣的袖子、穿着牛仔裤和碎花围裙的人的美好形体。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迈克尔问：“说真的，你不晨吐吗？”

“还好。”大卫一边把培根倒在盘子里，一边匆忙地回头看了他一眼，“有一点，但没之前厉害，之前两个月吐的昏天黑地。”

迈克尔点点头，预感他将来几天会充分体会那个“有一点”。

“你呢？”大卫端着盘子转过身来，迈克尔注意到围裙的系带勾画出大卫在孕期依旧美好的腰线。

“不怎么。”他得意地说，“之前也没什么事。”

“不得不提醒你，有人说这样的人后面吐起来比别人都厉害。或早或晚都有这一刀，你小心点。”大卫反将一军，从迈克尔的旁边迈着骄傲的步伐举着盘子走过，活像一个高级餐厅的侍应，菜的味道和他本人都一样美丽那种。

迈克尔对着他的背影翻了一个白眼。

“所以今天是你开车？”迈克尔用美味煎蛋把腮帮子塞的鼓鼓的，同时举起叉子指着大卫的脸问。

“对。我开车、我决定往那边走、我决定干什么、住在哪里，下士迈克尔·欧文的反对意见将不被接受，知道了吗？”

“Yes, Sir!” 迈克尔敬了一个标准礼，同时把穿着小兔子拖鞋的双脚在桌下狠狠的并在一起。过了一会儿，迈克尔又忍不住开口，“能提前透露一下，贝克汉姆长官今天计划攻击哪里吗？”

“给我揉揉腰，我可以考虑告诉你。”

迈克尔顺从的站起来，从后面解开围裙的扣子，把大卫白衬衣的下摆拉起来，先对着显露出来的白皙肌肤啧啧称叹了一下，然后猛的将自己一双冰凉的手贴到大卫赤裸的腰上。

“别闹，我真的腰疼。”

迈克尔不说话了，低头认真的按摩了几分钟。

“这里是旧伤？”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迈克尔问。

“算是，没好过。”

相对沉默。

“今天去达拉斯。”大卫率先开口，试图改善一下氛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里离达拉斯也就300公里？”

“嗯。”

“十一点之前就能到？”

“我开车慢。”

“那中午也到了？”

“嗯。”

“然后呢？下午干什么？”

“我们去采购。”说着的时候大卫已经站了起来，把围裙往凳子上一搭，“我们出发吧。”

到达拉斯的路程乏善可陈，迈克尔躺在后座，大卫开车，两个人谁都没怎么说话，倒不是因为没话可说，而是因为电台里正在播球星贝克汉姆的采访，大卫因为同名的缘故对他格外关注，迈克尔则因为他和大卫同名的原因而喜欢他，所以两个人一路认真听着采访，间或评论几句，时间倒也过的快。

“不知道为何，我就是不喜欢他的老婆。”迈克尔躺在后座，随口点评到。

“男O女B的家庭确实有点奇怪，但我们现在要宽容各种家庭了不是吗？”大卫一边观察着后视镜，一边回答。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他本来会遇到更合适的。”

“那是你觉得，可怜你永远也没机会开上玛莎拉蒂。”

.....

“你带这幅墨镜太帅了，小贝。”迈克尔插嘴，“我也喜欢你在小臂上纹身。”

“谢谢。”

“主要还是你的胳膊长的好。”

“你的也不错。”大卫礼貌回应。

他们在达拉斯随便吃了口饭，点了一份情侣餐，然后收拾的干干净净，冲进了最近的超市。迈克尔推着购物车跟在大卫后边，大卫负责从货架上挑东西，因为他能轻松够到最高的货架。（实际上迈克尔也可以，但大卫说孕期最好不要把手伸的太高）。而迈克尔认为，这项任务交给大卫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热爱买东西，迈克尔几乎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卫把各种食物、隔热垫、健康饮品和换洗底裤扔到了购物车里，用了半天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舌头，

“所以，你拿CD干什么？”

“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大卫扬了扬手里的古典音乐CD。

“听那个我会疯的。”迈克尔从架子上拿下一张Eminem（嘻哈歌手）的专辑和一张AC/DC（美国金属乐队）的。

大卫拿下两张Beatles（甲壳虫乐队）来还击，思忖片刻以后，他把卡拉扬放回了货架，“小孩子先听这个就够了。”

“我反正不指望着我孩子当音乐家。”迈克尔趴在购物车上仰着头说，购物车往前一滑，他差点摔一跤。

路过书刊柜台的时候，迈克尔顺了两本封面画着小兔子的童话，“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他对大卫说，“便宜、可以反复利用、同时一石三鸟。”

“一石三鸟？”

“可以同时念给你儿子、我儿子和Rose听。”

“你查了？是儿子？”

“……只是假设。”

“我就比较想要女儿。”

“明白了，小公主。也是啊，女儿至少不会揪兔子的耳朵。”

在收银台等着结账的时候，大卫发现购物车里多了几个他没见过的东西，“所以这是什么？”，他把那个靠垫拎出来。

“护腰垫，给你的。”迈克尔单纯的看着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能骗过小贝敏锐的观察力往购物车里放东西的超能特工，“两个，一个开车的时候靠，一个不开车的时候用。”

大卫摸了摸他的头发以示感动，发现手感挺好，就又摸了两把。迈克尔不满的甩甩头挣脱了他的手。

“这又是……”大卫将剩下几个东西拎出来，然后及时止住了话头，一脸谴责地看着迈克尔。

“按摩棒，你一个，我一个。”迈克尔君子坦荡荡。

付了钱以后他俩大包小包的把东西放上车，合上后背箱盖的时候，迈克尔说，“所以我还是弄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跑到达拉斯买这些东西。”

“因为我想去六旗游乐园坐过山车。”

出乎意料的，迈克尔并没有瞠目结舌，而是看了看表，说：“这个点还来得及吗？”

“坐一趟过山车足够了。”大卫说，“直到今天晚上十二点前都要听我的。”

“那样票钱太浪费了吧，不然我们明天早上去？”

“你是不是也想去游乐园？”大卫看着迈克尔。

“六旗游乐园有最快和最惊险的过山车。”迈克尔没看大卫的眼睛，转身直接拉开了车门坐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又摁开车窗，给在外面嘲笑他的大卫比了一个中指。

晚上他们住在一个有两张床的标间里，没有在意前台划过他俩拉在一起手的眼神。因为第二天早上要去游乐园，两个人不到十一点就上了床，大卫穿着棉麻的分体睡衣，抱着他的Rose；迈克尔穿着四角底裤，摸着微微鼓起的小肚子。

互道晚安以后他们熄了灯，在黑暗中待了一会儿，迈克尔开口：“我觉得我睡不着诶大卫，我很少这么早上床。”

“闭嘴。”传来大卫睡意浓浓的声音。

“好吧。”

迈克尔一直在黑暗中翻来覆去。

“过来。”大卫忍不住开口，一边把Rose放到枕头边。

迈克尔立刻跳进大卫的被子里，大卫忍无可忍的把他摁住。

“睡吧。”

迈克尔轻轻地凑过去，在大卫额头上啄了一口。

大卫睁开眼睛，看见迈克尔的眼睛在黑夜中亮晶晶的，忍不住弹了一下他的额头，叹息道：

“怎么都这个点了，还那么兴奋？”

“十二点以后，你的水晶鞋就要消失了。”

“水晶鞋最后没有消失，你个傻瓜。回去好好读读你买的那些童话书吧。”

.....

好在，十二点之前，他们睡着了。

四，

Day 2：游乐园欢乐行

起先，是悉悉簌簌的声音，和身边躯体轻微的动作，接着那个朦胧的黑影停滞了一下，动作和声音都跟着变的剧烈了。迈克尔嘟囔了几句，打算抱着抱枕接着睡过去。但“抱枕”随即就脱离了他的臂弯，掀起来的被漏出阵阵凉风，迈克尔才不得不勉强自己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愣神了两秒，才意识到洗手间里传来的是压抑的呕吐声。

“大卫？大卫？”他问了两声，晃了晃头，然后发现对方暂时没法回答他。

迈克尔站起来，走到卫生间门口，手里拎着大卫的拖鞋——浴室里，大卫蜷缩在地上，抱着马桶，从侧面只能看见因为昨晚的燥热空气而解开三个扣子的睡衣、领口透出来的泛起红晕的白皙肌肤和微微抖动的双肩。

“你都没穿鞋。”迈克尔把拖鞋放在旁边，给他接了一杯水。

“谢了。”大卫坐在地上漱了漱口，才借着迈克尔的劲站起来。面对迈克尔探寻的目光，他无力地摆了摆手，解释道：“我最近每天就这一次，唯一的缺点是，每次都比我起床时间早一小时。”

然后大卫目光往下一扫，不由得感叹，“你他妈的也没穿拖鞋啊。”

一个光脚的和一个穿鞋的挪动回了床上，看着闹钟上大大的“06:30”，大卫提议：“我们再睡会儿吧。”，迈克尔对着他点了点头。然而，他俩都坐在床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都有一点尴尬：大晚上的钻在一起搂着睡了还觉得没什么，早上要再次自欺欺人地抱在一起，总觉得有点奇怪。

“不然我还是回我那边吧。”迈克尔提议。

“……都行。”

两人纷纷回到床上躺下。大卫还没来得及感叹感觉背后有点冷，就听到一阵掀被子的声音，然后一个温暖的小东西又从后背揽住了他。

“我那边太冷了。”迈克尔理直气壮地解释，也是，他那边一晚上都没人捂被子。

一直昏昏沉沉的睡到了八点，爬起来吃早饭，不知道是不是过咸了，大卫注意到，迈克尔给自己倒了好几次牛奶。

站在有世界上最惊险之称的过山车下，两个人都有点晕眩。

“他好像不让孕期Omega上去？”大卫斟酌地开口。

“我们可以假装没有。反正也不太明显。”迈克尔用插在口袋里的手往外一拉，抻平了自己的夹克外套。

“不，难道问题不是，如果他不让我们上去，就说明我们不适合上去吗？”

“那是对于大多数Omega来说的，但是我们又不会嗷嗷叫和心脏停跳。”迈克尔解释道。

大卫仍然对此抱有疑虑，他拿出手机，笑着说：“我查一下，不会有流产或者什么的风险吧。”

迈克尔小声嘀咕了几句，找了个凳子坐下没有说话。Google的页面刚弹出来，大卫突然觉得哪里不对。他一向很相信他的直觉，正是这种直觉让他在演练中受益颇多，于是他隐蔽地看了一眼他的好友，也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端倪：迈克尔的双手一直插在口袋里，但袖口却在微微颤动，是他的双手在颤抖吗？

“要不要跟我去射击？”大卫皱了皱眉，收起手机，直接拍了拍迈克尔的肩膀。

“不先去排过山车？”

“好久没跟你比划了。”大卫知道激将法对某些人可是很有用处，不管在什么时候，“谁知道你还行不行。走吧，你赢了我就陪你坐过山车。”

迈克尔随便跟他呛了几句，便站起来，和大卫一起往射击场的地方走。几步路谁也没讲话，大卫偷偷瞄了几眼，觉得迈克尔看起来心事重重的，于是他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你想要哪个？”

“啊？”心不在焉的小个子抬起头来。

“哥给你拿到。”大卫手指的是射击场的一排奖品，有小熊、小海豚、小羊、小恐龙、小兔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摆了一排，迈克尔被那些花里胡哨的玩偶晃的眼晕，定睛看了一眼，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我要那个。”

那是一个小女孩。

大卫一手持一把玩具枪，不用怎么瞄准就轻松击落目标的样子引起了不少年轻女孩的惊叹，几个Omega女孩甚至凑过来，好奇的问他是从哪里练出来的射击水平。迈克尔站在旁边冷眼旁观大卫十发十中，双手仍然插着兜。

大卫把枪倒转过来，递给迈克尔，“该你了。”

迈克尔看了半天，却没有接过去。久到大卫带着鼓励和期待的目光都快维持不下去的时候，迈克尔说：“你赢了。”声音低低的。

他连试也没试，转头就走。

他们都心知肚明，颤抖的手可没法射击。

大卫连忙跟上去，连奖品也没来得及拿，就拉着人的胳膊，讨好地说：“要不我们一起坐一下海盗船？那个比较安全。”

“好。”迈克尔正用脚拨拉着地上的石子，闻言点点头，又抬起头对大卫笑了笑，“这次算我陪你了。”只是他的目光在扫过大卫空空如也的手的时候顿了一下，他问大卫——

“我的小姑娘呢？怎么不把她拿过来给我看看？”

他们一起坐了海盗船，迈克尔一反常态的乖乖听工作人员介绍完了注意事项，一句废话也没多说。像他说的，在全程里，他既没有惊呼，也没有吓得变脸色。而大卫则把八成心思放在了观察迈克尔身上，也无暇跟着人群一起尖叫。因此导致当工作人员给旅客一个一个推销照

片的时候，直接跳过了他们俩。“你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对石膏像。”那个年轻小姑娘说。

走下海盗船没多久，迈克尔拿手肘碰了碰大卫，“我想吐。”

大卫看了一眼他的脸色，直接把旁边的垃圾桶拽了过来。迈克尔先对着大卫摆了摆手，表示他还是要去卫生间，下一秒就对着垃圾桶吐了出来。

如果这里还可以幽默点讲的话，大卫会对你说，他们大概是海盗船最差的广告牌和最好的现场宣传，取决于你怎么想。但是当时他们可无暇顾及这个，迈克尔吐的堪称撕心裂肺，自然没有功夫管其他人怎么想，而大卫一边着急的给他拍背，一边又在疯狂推理他的朋友到底怎么了，也没有功夫关心旁边默默绕开的路人的脸色。

迈克尔的手确实在抖，而且不是因为寒冷——他在发热。这是大卫唯一确定的事实。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坐在了园区医务室里。准确地说，迈克尔靠在医疗床上，大卫坐在旁边。“你的朋友有点发烧。”医生看了看体温计读数，对大卫说，掩饰不住的有点谴责，显然把他当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新手爸爸。

“……可能是我传染他的。”大卫想了想，补充到，“我们昨天……嗯…有过亲密接触。”同时，他也想到难怪迈克尔早上喝了那么多牛奶。

医生看他的目光谴责意味更深了。

“那有什么药是我现在可以吃的吗？”迈克尔开口了，听起来有点难得的虚弱，不过比之前好像镇定了一些。

“现在只是低烧。你可以试试先休息一两天，我们这里无法为你提供精确的病毒检测。从症状上来看，只是普通的流行感冒，也不建议你使用任何药品。当然，如果持续发烧或者出现升温，建议再去周围医院诊断一下。”医生对他们说。

“我本来还想晚上带你去逛逛夜店呢。”坐在副驾驶，旁边摆着那个制作拙劣的小女孩玩具，裹在大卫围巾里的迈克尔表情平静地说，“结果没想到连车也没怎么开成。”

“所以你这是怎么了？”大卫问，一边紧紧握着方向盘，一边尽量保持着语气稳定。

“也没什么，早上就是觉得嗓子有点痛，喝了不少饮料好了点。后边才觉得有点不舒服，然后就上了海盗船……”

“哦。”大卫打断他，却并没有再说什么，被打断的迈克尔也没再说话。

寂静了一会儿。

“所以你到底怎么了？”过地道桥的时候，当阴影降临在他们脸上和身上的时候，大卫再次发问。

“你真的想知道吗？说到底，这故事很长但是也是很简单——简单来说，就是，我跟你说的那句话，之前我也跟别人说过。”迈克尔拖长了声音，却没有再犹豫。

“哪句？”

“‘我的小姑娘呢？怎么不把她拿过来给我看看？’这句，”迈克尔平静的复述着，“五年前，和明尼苏达的军医说的。”

“…… 他呢？”

“哪个他？”隧道终于过去了，迈克尔侧过脸看着大卫反问，这下大卫终于能看清他的表情了，但是却仍然不解其意。

大卫努力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道路上，尽管他攥方向盘已经攥的指尖发白。他发现他自己收获了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在那一刻，他承认他几乎想立刻给齐达内打一个电话，如果没有接通，他就会一直拨号、一直拨号，直到他接电话为止。

TBC

五，

Day 3：永无休止的公路

当他们上路的时候，冬季的天空还没醒过来。迈克尔趴在后座上，额头贴着玻璃往外看，只见灰蒙蒙的空气里，群青色的山峰缓慢而优雅的向后移动，他向来喜欢这个，幼年坐火车时，便少不了在半夜起来偷偷观望着外面。想象着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彼时的未来还没那么遥远，不是几年后，不是几个月，而仅仅是第二天。未来很短暂，可能因为当下总是很幸福，迈克尔不无苦涩地想，但是不知怎的，他还是不愿意回到那时候，他想他仍然喜欢做选择，喜欢日复一日的得意或者失望。一边想着，他一边用手卷着脖子上缠着的、来自大卫的深蓝色羊绒长围巾，他的人也裹的严严实实的，膝盖上还盖着来不及撕标签的毛毯。按理说，他们今天应该趴在酒店里养病的，但是在迈克尔的强烈要求下（而且他确实退烧了，只是还有点感冒），他们还是出了门。今天开车的是大卫，目的地也是他选的——说实话，因为出游是临时决定的，所以目的地的选择也显得颇为仓促——大卫简单的拿起地图册看了看，画了一个他们能在目的地吃晚饭的圈子，然后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雀屏中选，大卫说，这符合他们一向的折衷原则，既能吃到他想吃的墨西哥菜，也能离拉斯维加斯赌场近一点。迈克尔缩在被子里乖巧地点点头，算是同意。反正今天是大卫说了算。

与往日不同的是，今天大卫没有跟他讲一句话，收音机也是静音，除了他们俩间或吸鼻子或者打喷嚏的声音，车厢里的大半时间都被一片黑色的寂静所笼罩，迈克尔摸不准是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他试着开口，虽然他对这种情况并没什么经验，“圣达菲是有很多印第安传说的地方。你听过the doors吗？他们的主唱 Jim Morrison 相信自己在九岁的时候见到的一个死去的印第安人灵魂钻进了自己的身体，所以他就是一个印第安人了。”

印第安人和灵魂的故事并没得到什么像样的反响，于是迈克尔叹了一口气，准备放弃自己不擅长的搭讪技能，开始打直球，“我知道你不是对我生气，你是气齐达内昨天挂你电话吧。”

“那是他的事情，管我什么事。”硬邦邦地回答。

迈克尔来了兴致，将身体靠在前座上，用一只手指戳大卫的肩膀，“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但是我们屋子太小了。所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卫看了一眼后视镜，随口答道：“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所以大概就是，你兴冲冲地跟他汇报了一下你和我出去玩了，还说了一下行程，但是他对这个不太感兴趣，还说他这两天挺忙的——不知道哪个正常男人圣诞节前夕会很忙。然后他

滔滔不绝的讲了半小时他的事，完全无视了你送出的那些求关注、求怒发冲冠、求他立刻冲过来把你抓过来摁到墙上，然后大喊‘我不准你出门。’的信号，最后还因为有急事挂了你的电话？”

“半小时太夸张了吧。”

“你知道我的意思，至少别的没夸张。”

“我不知道。”大卫回答，顿了一会儿，他问，“真的有这么糟糕吗？”

“什么这么糟糕？”迈克尔的双眼闪耀着光彩，显然大概猜到了话题的走向。

“我们的交流。”

“不，没那么糟糕！我和史蒂文每次也都这样，他讲半小时他在警队里的工作，我讲十分钟我的档案工作，然后就没话说了。”

“你和史蒂文？史蒂文去警队工作了？”

“是啊。五年之后，我和杰拉德又搞到一起了，但是没结婚，所以别怪我没给你发喜帖，或者没邀请你去什么仪式。”迈克尔漫不经心地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在通过车玻璃的反射观察大卫的表情。

“所以你这个……这次也是他的？”暂时没看出什么端倪。

“是啊，我懒得去睡其他人了，应付他已经很辛苦了。”

从表情来看，迈克尔认为如果不是已经上了高速，大卫这时候大概已经猛的踩刹车、停在路边了。而他现在能做到的，也就是在大卫通过后视镜满含怒意的注视他的时候，对他做一个鬼脸。

“所以到底为什么？你他妈的又和他复合了？为什么？”

“这样吧，”迈克尔变换了一下重心，“不然我们一人给对方十五分钟，讲讲自己都发生了什么，但是谁都不能超出这个时间，怎么样？”

大卫点了点头，看了一下表，“现在八点四十四，你开始吧。”

迈克尔很有仪式感的清了清嗓子，然后开了口：“我最初认识史蒂文是五年前的事了，然后你也知道，我俩最开始过的还行……真的还行，后来就开始吵来吵去，如果不是因为床上和谐，大概早就散了伙……这些你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好景不长，一个晋升机会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俩还不幸的都是那个机会的候选人，最有希望的两个候选人。结果没过半个月，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就骂杰拉德，说这都是他故意

设计我的，很混蛋，对吧？我跟他说实际上他早就知道这个机会了，还瞒着我。实际上，应该就是压力太大下的没事找事，毕竟他知道消息的概率本来就微乎其微，还知道了以后立刻让我提前两个月怀孕，更没什么可能了。后来么……后来我们就一致同意不要这个孩子了，反反复复吵了半个月吧，斯蒂文还是挺喜欢小孩的。接着就去了驻军州的军医院，做了手术……很快就结束了，麻醉下也不是很痛苦，我醒来就看到斯蒂文哭的很厉害，自己只是空荡荡的没有感觉……抱歉，我不说这些了。总之就是，我还让那个医生把孩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很小的胚胎，他说是个小女孩呢。斯蒂文都快哭的背过气去了。想起来还挺滑稽的。斯蒂文过后跟我说以后还有机会，我们都努力忘记这件事。但事实上，不管是他，还是我，都没过再过这道坎，然后我们就吵架分手了。分手后两个月，我就借调去了你的队伍。”

迈克尔喝了口水，大卫静静地等待他继续。

“我是没遇上什么合适的，不过斯蒂文好像是遇到了，一个两个的Omega。也难怪，他性格还挺好的。然后一年前吧，我们又打了几次照面，正好他也单身，我也单身，工作地点也接近，我不是因为受伤也转文职了吗，自然各种好胜心都消退了，看着对方都还不错，就说不然再给一次机会吧……性生活过的还是蛮幸福的，不过见面了也没什么话说，挺让人窒息的。今年年中的时候，我妈催我结婚或者生个孩子，我想也是时间了，就问了一下斯蒂文，然后就是这样了。”

“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啊？”

“哦，他圣诞节回父母家了，我就自己出来转转。”

“……当年的事情也并不是谁的错吧，或许给对方道个歉……”

迈克尔举手示意，打断了大卫本就犹豫的开口，“不是这样的，当年我们都是故意的，我说是骂斯蒂文故意设计我，其实是讨厌他从来都看不上我、觉得我是个不负责任的Omega；我猜斯蒂文也差不多，他大概对我的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恰好他想要的我还一样都不打算给他。就借机发作了一次。到了最后，他也不打算为我们的小姑娘负责了，我也不认为都是我的错，我们就随便找个借口分手了。好在我现在也想通了。”

大卫觉得哪里说不出的奇怪，但是还没来得及想清楚，迈克尔就又插嘴了，“叮咚，到时间了，长官。有问题下次再问——这下该你了。”

“我吗？我没有什么事情，我的感情生活一直还挺简单的，除了上学时候遇到的，就是齐内丁了。我们在部队里认识，然后结了婚，然后正式标记。我们过的一直都很快乐，直到今年初，我们说要个孩子吧。我就不再喝酒了，齐内丁也不抽烟了。然后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

“就是这样了，也没什么，我们定期过纪念日，偶尔送礼物，共同拥有一栋房子和两辆车，晚上吃饭的时候聊聊天，按时上床。齐内丁有时候周末会跟朋友出去钓鱼，在家的时候我们一起看看球赛……大部分时候还挺好的，就这样了？”

“然后呢？”

“怎么了？”

“你才用了五分钟。甚至让我来介绍我认识的齐达内，都不会比这个更无趣了。所以大卫，你们怎么了？”

眼看着大卫并不打算回答，迈克尔开了一点窗户，早晨的空气还算清新，朝阳照的他一阵眼晕，可能是之前不断谈论起过去让他思绪纷飞，他指着窗外，对大卫说：“我们之前经常在那样的山上拉练，你还记得吗？负重五公里以后去打靶场射击，往往天还没亮。我刚来的时候最讨厌在天没亮的时候射击，然后我就在黑暗中跑啊跑啊，希望路是无止境的……好在它也确实是，你很快就会跑的前也见不到人，后面也见不到人，一天之中只有那时候，你是完全自由的。”

迈克尔的声音越来越轻，但他知道大卫听到了。

“我们去了以后尝尝墨西哥菜吧？”然后像对迈克尔所说的充耳不闻一样，大卫在五分钟后问。

迈克尔翻了一个白眼，他发誓这一定不会是一顿愉快的晚餐。但有大卫在，事情也不会多差。在某种意义下，这也许才是最差的结果。唯一可以期望的，就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在前方奔驰的路永无尽头，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一直自由的奔跑下去。

*涉及军事知识部分，都是根据资料随便写的，并无深入研究，见谅。

六，

Day 4：拉斯维加斯之夜（上）

晚上八点。

当史蒂文·杰拉德终于风尘扑扑的从得克萨斯州赶到位于明尼苏达的老家，脱下厚外套、放下行李，和妈妈亲了亲面颊，还没顾得上洗把脸，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就拨了进来。然而来人虽然在意料之外，确是不得不接。杰拉德跟妈妈匆匆忙忙地解释了一声，就穿过装饰的紅紅綠綠的客厅，走到了阳台上，他一手支着冰涼的窗框，一手摁下了接听键，窗外皑皑的白雪覆盖了树林。

“齐达内少将，没想到您会拨过来。”齐内丁·齐达内是史蒂文现在恋人迈克尔·欧文的密友大卫·贝克汉姆的合法配偶，说来挺拗口的关系，但因为都在军队中工作，虽然只是点头之交，对彼此也都有耳闻：齐达内刚到四十便升任少将，在军队里自然也是声名远播。只是不知缘何在圣诞节假期的夜里，会突然拨电话给他。

“史蒂文上尉。不过我想我们在休假期就不要称呼对方职位了吧。”法国裔男人的声音沉厚而微有笑意，看来他并非为军队的事情而来，“我也没想到第一次和您聊天是在这种时候。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您需要知道一下，虽然也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

对方的犹豫让史蒂文有点奇怪，他了解骄傲的少将惯于命令而非请求，不知为何会说的如此委婉，“您直接讲吧。”

“您知道大卫这几天和迈克尔出去玩了吧？”

“什么？”

“看来您还不知道。好吧，那么是我冒昧了，但依照您和迈克尔的关系，我想您也应该知道这件事：迈克尔前两天到我家来了，大卫和他开车出了门，昨天已经到了新墨西哥。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在干什么，最开始也就当作他们去散散心。但是他们想走的显然比我想的更远。昨天我想再次联系大卫的时候，他的电话已经无法拨通了。我想知道您是否有迈克尔的联系方式呢？”

“……你的意思是，他们俩是故意的避开我们？”史蒂文将后背靠在玻璃上，揉着太阳穴，警告自己要冷静一些。

“现在还不能确定，也许只是想寻找些自由什么的。您看到了，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我才请您试着联系一下迈克尔的。”

“我想我不能。”

“……您和迈克尔之间的关系，容我原谅，大卫并未向我透露任何信息，但对于任何留意寻找的人来说，都是没法隐藏的吧？您毕竟是他孩子的父亲……？”

“他们都是成年人了，少将。也许您下次可以考虑直接跟您的恋人沟通。”史蒂文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说话，他不想再听这个莫名其妙、大惊小怪、又仿佛把自己的丈夫视为某种私人珍藏的官员说下去了。

对方哽住了，只匆匆地说他们可以以后保持联系就挂了电话。

史蒂文叹了口气，放下手机。看着外面的雪景，也许确实应该跟迈克尔联系一下了，问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史蒂文！”妈妈在后面叫他，“快来尝一下我做的姜饼人！说真的，他怎么没来？”

“妈妈，他朋友正好有事情需要找他帮忙，我们也没办法……”史蒂文叹了口气，转过头，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

那时他还没想到，他和那个法国口音的少将那么快就会下一次通话。

与此同时，大卫和迈克尔经过整整一天中在沙漠中的狂奔（说是狂奔，因为今天驾车的是迈克尔），终于赶到了拉斯维加斯。入夜的拉斯维加斯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omega，放出跟日间皆然不同的光芒。离城市还有几里之遥，你就能闻到隐隐约约的甜香信息素味道，让每个人都不禁联想到那些最放荡也最愉快的纵酒通宵。

“我想转转那家店。”大卫靠在车窗上往外看，他指的是一家卖各种哥特风格古着的店。

“我们先去吃饭，然后就去赌一盘。我知道一个好地方……”

“你最好就在酒店玩一把算了。”

“什么？酒店里都是骗人钱的，如果想玩好……”

“你知道我可以规划明天的行程吧，十二点之后的？”大卫用手肘做枕头，把头靠在上面慢慢悠悠地说，还没等迈克尔的粗口骂出来，他又及时补充了一句，“我决定明天去科罗拉多大峡谷爬山。如果你可以赌到十二点再六点起床……我是没问题的了。”

一个猛的刹车，迈克尔一拳头打到挡风玻璃上。

“操你的大卫贝克汉姆。”他这么骂着，但是却语带一丝忍不住的笑意，“我从来没想到还能这么玩。”

“如果你今天陪我转转街区，明天我晚上就准许你去赌场，还和你一起去，想玩多久玩多久，反正后天也是归你的……这招你想到了吗？”

“……你今天坐在车上坐着不是就盘算这个了吧？”

“这不是定规矩的时候就想好了吗？”

……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坐在拉斯维加斯最豪华的酒店一条街上，面对面吃沙拉。

迈克尔看着盘子端上来，忽然一下子笑了出来。大卫划拉了一下沙拉，问他这又什么好笑的。“我又想起我们昨天的事情了。”迈克尔忍着笑说，大卫一想，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昨天的晚饭时分，他们俩决定去尝尝圣达菲特色的墨西哥餐，到了餐厅，两个人还沉浸在路上的氛围里无法自拔，大卫率先开口，说，其实我没想到你又和杰拉德在一起了，我一直觉得你们俩不合适来着。

迈克尔说为什么啊，你之前也没跟我讲啊。

大卫想着该怎么形容，他说，就觉得你们俩不太合适。但他还是没找到最合适的形容词，正在这时候，特大号的墨西哥菜上桌了，大卫被打岔了一下，看着盘子随口说你们那个，差太大了。

迈克尔看着盘子里柱状的墨西哥辣烤玉米无语。

过了一会儿，他也斟酌的开口，说其实还好了，虽然身高差的有点大，但没那么痛。

回放结束，回到现实：

大卫戳着沙拉想了想，问：“真的不会痛吗？”

“真的啊，怎么了？”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

迈克尔可怜的看了他几眼，“都这么多年了，齐内丁还没发掘一点法国先祖的精神吗？痛的话，八成是因为准备不充分。”

“准备不充分？”

“一方面是一些助兴活动，但实际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润滑，如果润滑到位了，其他一切都好说。”

“哦。”

这个话题在他们走到街上的时候还没有结束，

“他真的不用润滑吗？”看着灯红酒绿和各种余兴表演，迈克尔双手插在牛仔裤兜里，心情复杂地开口。

“他吗？……只是有的时候了。但我想，那是我的问题。”

“你的问题？”

“就觉得麻烦啊，还是快一点比较好。毕竟很多时候回了家，都只想睡觉了，这时候还要完成例行功课，就只希望他能快一点。”

“哦。但是这么久了还痛也不应该啊，也可能是他天赋异禀？”

“我不知道，我又没看过其他Alpha的……”

“嗯。”

又往前走了几步，迈克尔忽然停住脚步，猛的旋身回来，拉住了大卫的手，“我有办法了。”，他说。

他手指的，是一个狂野Alpha秀的招牌。

“可是……”

“看完也不会到十二点的，”迈克尔对他挤挤眼睛，“而且今天应该听我的。”

与此同时，雪中的明尼苏达州。

史蒂文仍然独立在窗前，十分钟前，他的妈妈给了他一个晚安吻，准备回去睡觉了，而他只能给她一个敷衍的微笑。

就在刚才，他第五次尝试给迈克尔打电话，还是以关机告终。史蒂文把玩着手机，看着雪地想，五年前，他曾经在迈克尔的手机里装过定位系统，只是热恋期的一个玩笑，然而此后既没有拆除过，也没有使用过，现在离圣诞夜只有两天了，迈克尔还没有任何打算回来的迹象。现在是时候吗？

他的手在手机屏幕上悬停片刻，对着满屏晃动的软件，最后还是点了删除键。

他转身回房。

TBC

七，

Day 4：拉斯维加斯之夜（下）

看狂野Alpha秀听起来非常令人激动，但对于两个Omega而言，既然此行任务是考察大小问题，自然也就变得非常严谨而富有学术性了。随着台上的Alpha猛男不断脱下自己仅剩无几的衣服，只留下最后的皮质三角底裤和牛仔帽、昂首阔步地向观众群展示的时候，大多数观众都屏住了呼吸、凝神静气的观看着。少数陪伴自己Omega伴侣前来的Alpha伴侣则努力装的一脸不屑。甚至，在那位蓄须、高大有如天神的棕发Alpha带着一身完美的肌肉和皮革的味道席卷全场的时候，还有Omega压抑不住的轻呼出声，一位Alpha也因为释放出被挑衅的信息素而被请出场，制造了另一片喧嚣。

本来懒洋洋地靠在椅背上的迈克尔和大卫也因为他的到来而激动了一下，迈克尔捅捅大卫的胳膊，“不可能比他还大了，之前的我都信了，但再大绝对是吹牛。”

“应该没有。”大卫拿出手比划了一下，“他看起来确实大，不过你说，会不会因为是仰角的原因？”

“你可以在他走过来的时候站起来，”迈克尔看了一眼后边的观众，“不少人都激动的站起来了。”说真的，他们坐在第一排，却大刺刺地拿脚翘在舞台边上、靠在椅背上好像确实太显眼了。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啊？”大卫凝视着向他走过来的Alpha，目光灼热地盯着他的下体，随口问旁边的迈克尔。

“我见的多了。”迈克尔拍拍大卫的肩膀，看了看大卫狐疑的目光，他又自觉地补充到，

“一根见很多次也算见得多了吧。”这些天他算是对他好友刨根问底的能力有所了解。

那个Alpha终于走近了，大卫本着求知的精神，左右看看，还是跟着旁边欢呼的人群一道站了起来，然后他转过头来，发现自己的脸正好能对上台上的Alpha的下身。

Alpha低头对他一笑。他眼睛长的挺漂亮的，笑起来也很真诚，让人觉得很舒服。

如果不是旁边迈克尔笑的太大声，大卫应该还是能享受这一时刻的。

“这个角度你应该很熟悉了吧，对比起来应该很方便了吧。”迈克尔双手搭在大卫肩上，笑的几乎埋进了大卫胸口，说话也断断续续的。

不知为何，大卫觉得台上的Alpha扭过来看了他们一眼。

不管如何，Alpha秀确实赏心悦目，之后还有身段高挑曼妙的女性Alpha登场，观众声浪比之前更大，只不过大卫和迈克尔就兴趣寥寥，坐在那里随便的聊了聊晚饭和明日行程。在这时，一个穿的五颜六色的主持人忽然蹦上了舞台——

“现在是最激动人心的环节了——我们将从现场挑选一位观众，为心目中最性感的Alpha颁奖，究竟谁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一束刺眼白光从天花板上洒下来，在观众席上划来划去，从一个区域划到另一个区域……停留在了迈克尔身上。

迈克尔眉头一皱，把大卫肩膀拉过来，让他半个身子挡在自己前面，“是他。”

走到他们旁边的主持人本来很想拒绝，但待他看清大卫的脸，他开始后悔今天上班之前为什么没买彩票，既然天上都在掉馅饼了。接着他把话筒从嘴边移开，苦着脸小声的对欧文说，“我同意了，请把脚从我脚上放下来，先生。”

穿着修身牛仔和普通黑毛衣的大卫上了台，一个一个裸身的Alpha立刻环绕过来，又一个一个经过他身边，向他展示自己的性别魅力。最开始大卫还努力的挑挑眉毛，对每一个经过的Alpha作出一个哥们你很棒的表情，但很快也开始显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无措的将目光转移到台下，迈克尔抱着大卫的大衣，笑着对他招了招手。大卫咬了咬牙，决定把这个当成一次阅兵。

台上人的窘迫在台下的观众眼里完全是一幅美景：身材修长的Omega剃着极短的寸头，耳垂上还有银闪闪的耳钉，本来多少有点街头少年的风味，但他在不算厚的V领毛衣下若隐若现的胸部线条和腰线，以及他眼中的紧张逐渐被镇定取代、甚至可以挑衅般的品评一个个裸体的Alpha的样子，又看上去多多少少让他流露出一些成熟Omega的韵味来。显然，台上的Omega正在这两个阶段的过渡中，让人不得不羡慕能够促使这一转变的那个幸运的家伙。

“给出你的选择吧！”主持人将一个皇冠交在大卫手里，示意他上前。

大卫缓缓走过一排Alpha，踱过去又踱回来，不知道为什么，被他注视的Alpha，都不禁让双臂夹紧身体，站的更直了一些。

最后，大卫停在了那个尺寸异乎寻常的Alpha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微微低头，把皇冠戴在了他头上。

一堆彩带从天花板上喷出来，撒了他们一头。观众的笑声、掌声和欢呼声涨满了整个房间。

在这种嘈杂中，大卫面前的那个Alpha低下头来，贴着他的耳朵轻轻地说，一口西班牙味的英语：“表演结束以后，我可以和你聊聊么，和你的伴侣一起。”他下巴摆了摆，示意了一下正站起来兴高采烈鼓掌的迈克尔。

他的胡须正擦过他的耳垂。他的味道是皮革和硝烟。即使是齐达内也不具有的味道。

“的确没有他大。”大卫在跳下台的时候对迈克尔说，“他约我们出去喝酒。”

迈克尔低下头看了看手表，“现在还是我说了算，但我打算听听你的意见，走不动路的仙度瑞拉。”

“我已经答应了。”

大卫拿起自己的外套走过去，只留下迈克尔在后面咂舌，“虽然我一直不喜欢齐内丁吧，但是连我也没想到他这次居然裁的这么快。”

“所以你想知道怎么和你的同性伴侣结婚？”现在，他们三个坐在隔壁的酒吧里，迈克尔和大卫前面摆着柠檬水，在他们对面，大个子Alpha前面放着一杯威士忌。酒吧放着吵闹的音乐，这让迈克尔不得不把身体倾过去，才能勉强从大个子吞吞吐吐的一大段话中理出头绪，“而你觉得我们可以帮你。”

大个子Alpha如释重负的点了点头，迈克尔忽然发现他像一只要过冬的熊。

“操。”迈克尔骂道，“我们不是他妈的情侣。你找错人了哥们。”

“你们一定要帮我追到sese，我可以请你们喝酒。或者……或者你们想要什么，我可以帮你们。”大个子诚恳地侧过来，在迈克尔的脸上得到拒绝后又转向了大卫。

“我们其实是逃家来找艳遇的。”迈克尔又来了兴致，坐回去以后对着大卫挤眉弄眼，正在啜饮柠檬水的大卫差点一口水喷出来。

“你们被标记过了。”大个子仔细闻了闻，“但是如果你们想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找到合适的人。喜欢什么样的？夏奇拉那样美丽的Alpha？还是科斯塔那样狂野的Alpha？”

实在受不了迈克尔继续瞎扯下去，大卫推了推迈克尔，问大个子Alpha，“所以sese到底是谁？”

“那边那个，就是调酒的那个。”Alpha指着吧台上忙碌工作的男人，那个纹着大花臂、领结甩到一边、大敞着白衬衣领子的调酒师看上去好像跟客人起了什么口角，直接把那个醉醺醺男人的头摁进了酒杯里。

“喔，确实很辣。”迈克尔评价。

“是吧？可惜他也是Alpha。”舞男Alpha沮丧地说，“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皮克。”

“大卫。”贝克汉姆和他握了握手，“这个是迈克尔。”

“你们俩进展到哪步了？”迈克尔喝了一口柠檬水，问皮克，“我看你硬件条件很不错的样子，应该不会被人拒绝啊。”

“硬件？”皮克想了想，恍然大悟的说，“我们上台那里是塞东西的。”

“不是那个意思，他说的是你的信息素。”，再次被水呛到的大卫努力原场。

“信息素也是喷的香水。”

大卫被水呛了第三次。

“我们睡过了，”皮克继续语出惊人，差点让迈克尔把柠檬水泼到他头上，质问他这不是已经把到手了吗，“而且感觉很好，我相信sese感觉也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接着就不理我了。”

“所以你觉得这是因为你们是同性？”大卫努力寻找到一点头绪。

皮克重重的点点头，“sese觉得我们两个难以生活，肯定天天都会吵架。”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的话，我们并没有每天吵架啊。”迈克尔摊摊手。

“也许你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够长，sese说结婚了以后很快我们对对方都厌倦了，感情就会变淡，就会开始吵架。然后就会分手。他自己的父母就是这样，他不想再来一次了。”

“我倒是觉得吵架还是好事，”大卫出乎意料的插嘴，“真的厌倦以后你们都不吵架了，吵不起来了，你们只是……根本不再听对方讲话了，好像对方是空气一样。”

“我和sese永远都不会把对方当空气的！”皮克着急的辩护到。

“……那吵架对你们来说也许是好事？如果你们既不打算把对方当空气，也不会离开对方……？”迈克尔试着总结。

“所以你们是说，我应该天天和sese吵架吗？”

看着皮克闪闪发光的蓝眼睛，大卫和迈克尔对视一眼，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过了半晌，迈克尔在对视中败下阵来（可能因为他总是需要仰着脸），挫败的看着皮克，尽量真诚的说，“对。就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给了不太好的建议。”躺在床上，大卫慢慢的开口。

“……我们可以过两天有时间再回来看看。困死了，先睡吧。”迈克尔又用手揉了揉大卫的肚子，心满意足的打了个哈欠。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八，

Day 5：同一片月光

“真不能想象，我昨天还在纸醉金迷的拉斯维加斯，今天就背着帐篷在科罗拉多大峡谷了。”穿着深蓝色冲锋衣和防水运动裤的迈克尔低声抱怨，后背上背着一个巨大的包，上面还挂着一根登山杖，看起来像是一个颇为专业的旅行者。

“我可以请你坐直升机。”大卫表示充分理解他的落差感，不过他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劝解办法，只能像哄小朋友那样，随手一指。

“……可以自己开吗？”迈克尔没好气的看了一眼旁边的直升机场，那是科罗拉多大峡谷整出的旅游方案之一，标价200美元，即可纵览峡谷全貌，至少广告是那么说的。

“……你带执照了吗？带了我可以去找他们说说。”

“谁会带那种东西出门啊。”正在这时候，一架直升机从停机坪上起飞了，大卫和迈克尔都因此驻足观看，“这个技术也太次了吧。要是我，一定猛的拉起来，吓的那些客人嗷嗷叫。”迈克尔不屑地点评。

“走吧。”大卫拍拍他的肩膀，克制住自己摘下他毛线帽，揉揉他的小脑袋的冲动，“我们去峡谷看看。”

“所以这个往下要走多久？”站在峡谷上随便拍了几张照，并拒绝了大卫请路人拍合影的建议，迈克尔和大卫现在正站在“Bright Angel Trailhea”——光明天使小径，鬼知道谁起的破名字前，向一个德国游客打听距离。他们昨天被皮克送回去的时候已经有点太晚了，没顾得上查大峡谷的路线。

“Half hour”，德国游客用口音浓重的英语说，为了表达清楚，他伸出两只手，然后放下了一只。他一双蓝眼睛，金色的头发有板有眼的用发胶固定住，一边说还一边蹭着鞋上沾上的草屑。

“阿宽！”背后忽然有人叫到，似乎是德国游客的名字，因为他有点歉意的看了大卫和迈克尔一眼，就回头用德语应答了一句，接着，声音的来源，一个穿着西装三件套的男人走了过来，直接搂住德国人的腰说了几句。这种打扮出现在这种地方实属怪异，不过他和德国游客站在一起，面容倒是非常协调。

大卫皱了下眉刚想说打扰了，并且礼貌的拉着一脸看好戏样子的迈克尔告退，西装男人就转向了他们，礼貌的伸出手，用英语介绍，“我是莱万。感谢你们照顾托尼。”

“我想你误会了，我们只是路过的。”大卫匆忙的解释，准备拉着迈克尔闪人。

当他们走下去的时候，正好看到西装男人拉着托尼走上了停在一边的黑色宾利，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弯腰为他们开门。

“这也太浮夸了吧。”迈克尔感叹，“车都开到景区里来了，比起接人，怎么看着更像是抓人。”

“我好像知道那个人。”大卫低声说。

“‘莱万’？”迈克尔八卦之心又起。

“我和齐达内去一个军方晚宴的时候好像见过他，似乎是某个军工企业的老板。”

“啧啧，那旁边那个呢？”

“……好像是他弟弟。”

“有钱人的世界太可怕了吧。”迈克尔打趣到。

大卫没有搭话，他从迈克尔身旁超过去，拄着登山杖继续往前走，刚才再次提起齐达内和抓人不由得让他想到了什么，他和齐达内已经快两天没联系了，刚才的一幕不由得让他不切实际的想着，也许哪天齐达内也会突然出现，把他逮住？

他为这个想法笑了笑。

不过没多久后他们就笑不出来了。

“你确定这真的是半小时吗？”迈克尔拄着登山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微微喘着气问大卫，“没理由他走半小时，我们走两个小时也看不到底啊。”

大卫低头看看云雾中的谷底，“你手机还有电吗？”，他们走了半天，也没遇到一个游客，大概是隆冬时节，游人已渐渐稀少。

“早就扔了。”迈克尔令人心寒的哀叹，“杰拉德之前给我装过定位器，怕我出什么事。我不先让他知道我来这里，就随手扔到某个加油站了。”

大卫看看手表，他们是早上从拉斯维加斯出发，中午到了科罗拉多峡谷，吃了点饭，一点开始转的景点，到现在已经四点半了，冬天天黑的早，现在太阳已经逐渐下行，恐怕五六点后就是一片漆黑，“不然我们往回走？”

“上去也七点了，我们现在体力跟之前不能比，黑天上山可能更危险。不然我们就往下走吧，估计再有两个小时也到底了，我们也带了手电筒，慢点应该不会有事，到谷底露营区正好支帐篷。”迈克尔从石头上站起来，冷静的分析让大卫恍惚看到了五年前意气风发的军人。

约一个小时候。

“我猜那个德国佬说的是‘Five hour’。”两人一前一后的走在夜色中，大卫在前面拿着手电筒照明开路，迈克尔忽然说，“而且他对我们比划的不是一半，根本是五根手指！操。”

“操！”一向镇定自若的大卫也跟着骂了一句，然后他们憋不住的一起笑了起来。

“有人说一孕傻三年，你知道吗？”迈克尔打趣到。

“出去以后不要对别人讲。”

“一定的。”

如果我们还能出去的话，迈克尔在心里默默补充，说实话，夜色和幽寂的处境让他心里发麻，而他们大部分时候只是行走，没有任何对话，就更酝酿了恐惧感。每一个拐弯处，漆黑的大石后都像要蹿出什么东西来。而大卫就像对这个诡异处境浑然未觉一样，拿着把四周照的更加阴森的手电筒，一刻不停的向前走着，甚至此前还从包里拽出了点零食边吃边走。迈克尔看着大卫高挑漆黑的背影，默默思忖，他还是我的大卫吗？不会被什么别的东西上身了吧？

“没多远了。”大卫忽然把手电筒向下竖，光线毫无遮拦的通向了谷底——操操操，他们就站在没有护栏的悬崖边上。而且缺乏了光线，迈克尔发现前路和背后都是一片漆黑，他立刻想象到一个黑色的长毛的爪子从背后伸过来，突然把他往下一推……

“应该再走半小时就到了。”稳定住内心的战栗，迈克尔判断了一下，故作平静的开口。似笑非笑的大卫忽然伸过来了一只手。

“怎么了？”迈克尔皱着眉头，假装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你吓的就跟一只小仓鼠一样。”

他们拉着手越走越远，依稀还能听见他们俩的对话——

“希望你的孩子能比你胆子大一些，迈克尔。”

“希望你的孩子不会像你一样见死不救，仙女教母。”

……

“我还记得齐达内第一次请假去和我逛游乐园，也是这样，他因为好久没休假，就睡过了，我也不好叫他起来，结果我们中午才到，刚玩完两个项目，天就全黑了。夜场没有什么人，他就打开地图，自信地说一定能带我出去，转了一大圈，白天看起来就很夸张的那些装饰啊、鬼屋啊，晚上看起来分外诡异，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又转回了一开始的地方……”

“鬼打墙啊。”

“是啊，然后我只能帮他看地图……好赖第二回总算走出去了。”

“你们后来还去过游乐园吗？”

“没有了。我猜那次挫败了他的男性自尊。”

“不过他的头应该也反光吧，还会亮一点。”

“是反光，但是是鬼屋的绿光。”

.....

“你看今天月亮好大啊。”

“...是啊，好亮啊。”

“你说他们看到的也是同一个月亮吗？”

“当然。”

“我不这么觉得。”

“嗯？”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東西，他們好像就是看不到。”

“大卫？”

“嗯？”

“没事的，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且，你还有我，和按摩棒。”

“去你的吧。”

.....

声音渐渐远去了，听不到了，鸟从一个树枝无声的划到另一个树枝，它没有叫，峡谷里唯一的声音只有树枝的轻颤。

月光下的另一边。

齐内丁站在自家客厅里，没有开灯，而房门还敞开着，让风吹的一阵阵抖动，一张白纸也被风兜起来，连带着齐达内黑色大衣上的长围巾一同翻飞。可以借着月光，隐约看到客厅里凌乱的景象，和厨房里还没来得及刷的盘子。

“我看到贝克汉姆下了山，和一个矮一点的omega一起，我想你也许会感兴趣这个。”电话对面的男人说，是低沉的东欧口音。

“谢了。”

“我可以找人把他们带回来，那个地方毕竟不怎么安全。”

“不用。我会处理的。”大卫有分寸的，而且我才不想和你搅和在一起呢，齐达内在心里补充，即使没有像对待欧文的事情一样，特意去打探，他也对莱万家里那些纠缠不清的乱事和

德国家族夜一样黑的手段有所耳闻，尽管身为外人，他无意作出评价，但也不意味着他就会让自己和大卫蹚进他们家的浑水。

他挂了电话，走过被风吹了满地的散乱报纸的客厅，这里是他家，他却没有心思去收拾了。他停在客厅的窗户前，抬手掀开厚重的窗帘，只看到一轮圆满的明月在空中高悬。十几年来第一次，他放纵自己去想象：想象两个omega相拥睡在峡谷的帐篷里，高挑的那个睡相并不太老实，第二天的清晨还会顶着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穿着宽松的睡衣眼眶发红的跑出去吐，说不清那红晕是冻的还是出于某种委屈；他也想象在同样的月光下，一个人正在被愤怒驱使，从明尼苏达州一路赶来。圣诞节的飞机票是很难买，不过齐达内还记得，在电话里，那个人表示愿意载他一程。

他为两个想象而微笑。

TBC

九，

Day 6：不可忘记旧日箴言

一大清早，太阳刚刚点亮得州。

两个从脚到脸都很黑的影子站在一栋装饰温馨的住宅院子里，只见两个剪影飞快握了一下手，马上就分开了，像两个同性磁极从对方身上弹开一般。

“这是？”齐达内指着门口停着的那辆闪亮的奔驰C63，除却车体被喷涂成了略带骚气的磨砂黑、前唇显然也经过改装，变成了碳纤维材质之外，从车轮和其他设备的磨损程度来看，还完全像一辆新车，齐达内在车四周转了一圈，心里有点疑惑，这款车虽然外形没什么特殊之处，但胜在加速快，名车如美人，这辆大概算是外在温和、内在狂野的那一款了，他自然非常欣赏。只不过，这辆车对于军队的工资来说，稍微有点奢侈了。

“之前买的求婚礼物。就是没用上。”杰拉德弹弹前盖，平静地说，“买了有一阵子了，先是因为他忽然怀孕，怕出什么危险，就等了两个月，顺便改装了一下。没成想现在都没机会了。”

齐达内一时接不上话，只是开了导航，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不过，当听到发动机声音嗡鸣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车厢里的沮丧情绪让他们俩似乎接近了一些。

与他们相比，内华达州的两位过的显然就没那么顺利了——上山的路比下山的更辛苦，而出于自我保护，他们每爬一小时就要坐下休息一阵子，依这样的速度，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他俩才隐约看到平台，自然一来，也错过了午饭。

迈克尔对这一点相当气不忿，他拉住了大卫的包袋，迫使他停下来，然后从里面拽出了大卫昨天吃剩下的零食，自己嘎吱嘎吱的嚼了。顺手还揪了揪Rose的耳朵。大卫心知零食放了一晚上，已经不怎么酥脆了，也就由着他去。不过，他自己肚子也已经饿的咕咕叫。

没成想，平台上居然有人在等着他们——还是昨天莱万的那辆宾利，只不过这次只有三件套的司机在，看到他们立刻恭恭敬敬的上前，“请问是大卫·贝克汉姆先生和迈克尔·欧文先生吗？”

“是。”顶着周围游客看猴子一样的眼神，大卫有点戒备的回答。

司机拿出一张请帖递过来，“莱万先生说，齐达内先生曾经帮过他的忙，一直没有机会回馈。希望可以邀请您二位参加他晚上的聚会。并让我将两位送回宾馆休息。”

“我们应该另有安排了。”迈克尔随手看了一眼请帖，就把它塞进了冲锋衣口袋。

“这里是拉斯维加斯，聚会上自然也会提供特色余兴服务。”像是看出了他在想什么，司机抢先开口，“莱万先生说，如果手气好，挣得钱可以拿走，如果两位今天运气不佳，他会为您补上缺额。”

大卫皱皱眉，军队家属接受军火商的变相贿赂，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只不过还没等他开口——“好。”迈克尔已经答应了，“不过转告莱万先生，我们会自负盈亏。”

大卫的眉毛刚舒展一点又皱了起来，他现在担心这一趟可能会对不起杰拉德了。毕竟，他知道迈克尔是说到做到、决不亏欠别人的类型：半小时后，当他们在宾馆门口下车的时候，迈克尔还从大卫的登山包里掏出五十美元塞给了司机，大概相当于uber打车过来的价格。

“累死了。”迈克尔在大床上翻了个身，只脱了外套，裤子什么的都还在身上。自从第二天起，他们就再也不管别人的想法，开始改订大床房了。大卫是热爱整洁的类型，若是齐达内不脱袜子上床，一定会被他踹下去。但今天他自己也累坏了，更加之迈克尔在大床上翻滚了一圈，发出颇为可爱的哼唧，大卫也就由他去了。

“我给手机充个电。”心里还是有隐约的不安，拿了充电器找到了插头。

“陪我睡一下午吧。”这时，迈克尔勉强从床上支起半个身子来，看着大卫跪在地上充电。大卫答应了一声，他上了床，熟练的把人圈到自己怀里。

“我们过两个月就做不了这样的动作了。”迈克尔小声说。

他们很快就睡着了。

当下午四点钟，当迈克尔自然醒来，靠在床上抱怨着睡太多头痛的时候，大卫正坐在床头对着手机发呆。

“齐达内给你打电话了？”迈克尔猜测。

“什么？哦……之前关着机哪里知道有没有人打电话，但是他倒是发了短信，问我们在哪里。”

“哦，我还以为他会说，‘不管你俩去干什么了，加上我一个都会更好。’……你说什么？”

“我怕说拉斯维加斯他会担心，所以就说我们在科罗拉多州。”

“哦，”迈克尔拖长了声音，“所以你在骗他喽？”

“善意的谎言。”

“那也是谎言。”

“对了，我们上次看秀遇到的那个皮克给我发了短信。”——他们上次告别的时候互相留了电话，因为迈克尔把手机扔了，所以留的是大卫的。

“说什么？”

“他说知道拉莫斯会为今天晚上的宴会调酒，听说我们也会去，就问我们可不可以带他去，他想用‘出色技术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我就发短信给莱万的司机问了问。”

“然后呢？”

“他说没问题。”

“记得提醒那个皮克，不要穿丝网装和皮裤。”两人都在脑子中想象了一下裸男皮克穿上这些东西的样子，“呃，告诉他，如果他穿成那样我们就会把他抛弃在门口。”

没有燕尾服和领带，但好歹还带了西装裤、外套和衬衫，两个人冲了个让任何Alpha看到都会脸红心跳的澡（当然，冲澡的时候还免不了出现互相调侃身材和提醒对方不要滑倒的温馨画面），随便打扮了一下，就下楼去找司机了。司机如之前两次见面一样温和而多礼，丝毫没有收了五十美元的尴尬，没有问任何问题就同意了他们绕道接上皮克的要求。

皮克今天穿的还算正常，深蓝色的西装很好的衬托了他的身材，袖口的颜色与眼睛的晶蓝色相配，显然也经过了认真的收拾。这样一比较，反倒是大卫和迈克尔成为了车里打扮最随便的人。好在，司机借着后视镜的反光悄悄打量，也不会有人说什么，毕竟是两位非常美貌出众的Omega啊。虽然身上已经带着自己Alpha留下的味道，但那种不同于大多Omega的英气，和即使坐在车上也腰身挺直、落落大方的姿态，不管让谁看了都会眼前一亮。

检查完入场卷以后，两人被迎进了大厅，说是两个人，因为皮克一进来，说了声“sese”，就飞速的消失了，迈克尔在一旁点评，这哥们大概是狼狗精转世，能闻着味一路找过去吧。宴会厅和拉斯维加斯所有地方的装修风格一样，金碧辉煌，只因拉斯维加斯本身就是纸醉金迷的天堂，似乎正和了人们的想象，竟然不让人格外觉得俗丽了。大卫这样想着，忽然觉得事情不就是这样么，如果符合了想象，把期待放低些，倒也没事了，就怕指望的太好、想的

太多，倒无端生出了过错来。这一刻，他忽然很想拿出兜里静音的手机来看看，但他侧头一瞥，看到迈克尔正往反方向走去，大卫怕再把他跟丢，也只能跟了过去。这样一来二去，就把手机的事情搁下了。

迈克尔在摆放食物的长桌旁停下，顺手还帮大卫拿了个碟子，他俩边找吃的边聊天，忽然看到了一个熟人——那天他们问路、又被莱万带走的德国游客托尼，刚才听了半天旁边客人聊八卦，他们已经知道他的姓氏是罗斯。

罗斯正站在一堆人里聊天，准确地说，是不耐烦的被人拉着聊天（虽然德国人一张扑克脸，但是不知为何，大卫就是能感觉他心不在焉，也许是看扑克脸看习惯了吧），看到了大卫和迈克尔，眼睛一亮，找了个借口钻了出来。他脱下运动服换了西装，看上去跟他那一头发胶般配多了。虽然脸比较宽，但配上点缀着纤长、金黄睫毛的浅蓝大眼睛，让他看起来更像是年轻人有点可爱的婴儿肥。

“莱万已经给你们的Alpha打电话了，要是我是你们，大概今天就会趁夜出发。”罗斯冷不丁的开口，一派德国人的冷静，不过听内容倒更像是善意的嘱托。何况他边说还边自然的查看四周，像是在提防什么人一样。

“……我们跟你不一样，我们只是出来玩，不是要逃家的。”迈克尔经过大卫一晚上的八卦熏陶，已经对这个德国家族的秘辛有所了解，此时便脱口而出。

罗斯眼神复杂的看了他俩一眼，喝了一口酒才说，“你们可能误会了，我和莱万……没有血缘关系。”

“咳咳。”迈克尔难得尴尬的回应，这和他昨天听说的八卦不太一致啊。

“不知道外面都怎么说我们？”罗斯问，蓝眼睛闪烁着好奇，“相貌平平的军火家族继承人难堪大用，被父亲的养子标记、控制然后囚禁？被迫把整个家族交给他管理？”

“……外面小报的信息自然都是瞎编的，您不会想知道的。”大卫尴尬地圆了一下场，努力忽视背后迈克尔投掷过来的“哪个‘小报’昨天晚上一脸神秘的给我讲的这个故事”的目光。

“我觉得挺有趣的。”德国人一本正经地说，如果忽略他说话前的一声冷哼，就听起来更像是真的了，“不过怕你们误会，我还是解释一下吧，我就是单纯的喜欢看网球和登山，对看财报没什么兴趣，才让莱万处理这些事情的。我父母是一对AA情侣，受孕困难很大，尝试失败以后就收养了莱万，没想到后来又有了我。”

“那……莱万先生之前说，我丈夫曾经帮了他很大一个忙，具体是什么？”大卫终于把在心里徘徊已久的问题问了出来。

“哦，之前莱万拉肚子错过了美国政府开的一个军方座谈会，齐达内替他圆场来着。”德国人诚恳地说。

……

“他也喜欢看网球。”迈克尔指着大卫，决定把这个不靠谱的朋友出卖，顺便离开这些令人尴尬的话题。

克罗斯平静的脸上终于燃起了一点兴趣，他立刻抛下迈克尔，转向大卫准备说什么，不过莱万很快出现在他身后，像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自然地揽住了克罗斯的腰（从迈克尔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拍了拍屁股），然后克罗斯无比自然的回头，“晚上过的怎么样，哥哥？”还说他们不搞德国骨科呢，骗人吧。大卫和迈克尔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在心里想。

不过迈克尔的兴趣很快被赌桌吸引了过去，他拉着大卫走过去，路上还看到皮克正坐着跟一堆中年男人打牌，调酒的时候不时自以为隐蔽的往这边偷看一眼。大卫和迈克尔注意到，每次他看过来，皮克就会坐的更直一点，放牌的动作也更潇洒一点。

“这个动作他大概排练过好几次了。”迈克尔点评，

“也许是好几天。”大卫失笑。

“赌五块钱。”

“成交。我回头去问问他。”

迈克尔很快找到了自己想玩的游戏，只是在此之前，他还要安排一下拿着筹码、一脸无措的大卫——迈克尔转了一圈，给大卫一指，“看到那个赌大小的了吗，你就选大还是小就好，最简单了，适合你，你就随便玩一会儿，筹码输光了就不要再投入了。我一会儿来接你。”大卫点了点头，甚是乖巧。

今晚的运气出奇的差，赌博老手迈克尔想，也许是几次脑子里莫名其妙的想起了杰拉德，让他有点分神。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迈克尔刚想到这里，就听见骰子开了出来——然后就赔走了他最后一个筹码。

他无奈的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到这里就够了，越是老手才越要知道进退，他可不想连裤子都赔出去，指不定那个莱万有多黑呢。桌上的人都因为漂亮强悍的Omega要退出而遗憾的叹了一口气。

迈克尔从后面揽住正聚精会神的看着大小开出的大卫，“也许你还挣了点呢？老话都说新手会走狗屎运。”

“输的赢的时候都有，你别说这个游戏还挺有趣的，”大卫推开迈克尔，继续看开彩的结果，顺手把自己的筹码推给迈克尔看——不多不少，正好是他原始筹码时候的两倍。

“也没挣多少啦。”大卫对他说。

新手还真他妈的会走狗屎运。迈克尔愣了半天才敬畏的又想到那句老话，一直到回去的车上，他都没缓过来。

另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对迈克尔来说），是他们走出门的时候，看到喝多了的皮克正坐在吧台对调酒师Sese说着什么，西装外套已经完全敞开了，手里挥舞着一叠绿油油的钞票，调酒师看起来一脸嫌弃，但还是一直在听着，甚至后来还陪他喝了几杯。到了最后，Sese揽着皮克的腰，对前来问询的迈克尔和大卫说他会送皮克回家，不用麻烦他们了，就用皮克打牌挣的钱好了。他有一双栗色眼睛，也许只是错觉吧，居然显得有一点点乖巧。

皮克牌技还真的不错。迈克尔想，啊，连他都挣钱了。

迈克尔陷入更深的周期性自我厌弃中。

不过这一插曲在更晚的时候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那时迈克尔和大卫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但大卫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迈克尔抱住大卫的后腰，不让他去看短信——结果三分钟以后又是一条。大卫主动说他不去了，没想到他们刚要睡着——又是接二连三的短信。

迈克尔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也许最开始就不应该阻止大卫的。想到这里，他主动放松了双手，让大卫可以靠着床头去看短信。

“啊。”大卫惊叫一声。

“怎么了？”

迈克尔睡意全无，也凑过来看，只见二十分钟前的第一条，是皮克发来的，“我坐上Sese的摩托了！”

接着是三分钟后的第二条，“Sese原来是Omega啊！！！！！”

接着是最新的两条，“我们结婚了！【戒指照片】【模模糊糊的合影】”

大卫和迈克尔半晌没说话，过了一会儿迈克尔翻身躺下了，“这里毕竟是拉斯维加斯啊。”他说。

TBC

几个解释：

- 1，欧文确实开过奔驰的C63，感觉价格略贵但好像杰队还可以买得起？（看了看美国军方的收入），这车很配文妹的性格啦，就写进来了。对改装什么都不太懂，随便写的。不过看到论坛上有人这样改过。
- 2，水爷有一场比赛忽然下场了，齐祖耿直的对记者说，他拉肚子了，可能拉裤子了吧。这次把这个梗送给莱万了。
- 3，拉斯维加斯可以快速登记结婚的，很多文应该用过这个梗啦。
- 4，真实生活中，皮主席牌技挺好，文妹赌术据说也很精湛？

十，

Day 7：只要寻觅，必有所得

“洛杉矶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站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们正在拉斯维加斯酒店的电梯里，从74楼下到1楼退房。迈克尔穿着休闲长袖和一件外套，下身一条白裤子，越靠近西海岸，天气越发暖和起来，“再往前开就是海了。”

“我们可以沿着海走。”

“你心知肚明那只是兜圈子，直线比曲线近，如果按照昨天那个谁说的，他们已经追上来的话，我们很快就要被发现了。”迈克尔一手比划着西海岸的轮廓，另一手直着画过来。

“托尼·罗斯。”

“谢了，”迈克尔说，忽然意识到这不是大卫的声音，他吓得一个回头，看到电梯里还有一个乘客，正站在他后面，戴着墨镜和口罩，连帽衫把整个上身包的严严实实。

货真价实的托尼·罗斯。

“你在跟着我们？”不等他动手，大卫已经眯起眼睛，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抽出来的一把小刀，把德国人逼的后退一步，靠在角落上了，并举起双手投降。

“我只是有个建议，”他听起来倒并不窘迫，“你们把我也带走，我可以找架飞机把我们送出国。如果你们想让Alpha找到你们，我可以给他们透点口风；如果你们再也不想见到他们了，我们就彼此守口如瓶；如果你们想检验他们到底爱的多深，我也可以找几个人策划一出绑架戏。”

大卫和迈克尔对视一眼，大卫把刀又不知道放回了哪里，而迈克尔则忍不住开口吐槽，“你小子是不是还做编剧啊？”

“确实是我的副业之一。”德国人已经从大卫的逼迫中挣脱出来，整理了整理连帽衫的褶皱，顺便又把刚到大堂的电梯摁回了80层，还抽空礼貌的跟外面看着他们三个的氛围目瞪口呆、忘记上电梯的客人打了个招呼。

“……你都编点什么啊？爱情喜剧？”

“我一直希望可以呢，但目前只做……你们听说过《死神来了》吗？”

“就是那个每集人们都以各种离奇的死法死光的电影？”

“嗯。虽然这个概括不是非常精当……”

“你写的？”

“有一部分。”托尼谦虚地回答，“虽然我更想写像《五十度灰》那样的电影。”

“你费这么大劲，非要逃出去，甚至还要拉上我们做掩护，到底是为了做什么？”

“过来一点，”托尼招呼他们，让他们三个的头围在一个小圈子里，才神秘的开口，“我出去是因为我想弄清一个问题——性爱的感觉到底如何？”

“就这样么？”大卫被他的一惊一乍弄得有点失语，但迈克尔却若有所思的拍了拍他的肩膀，问到，“所以莱万勃起障碍吗？”

“据我观察，没有，他有正常的晨勃，相当规律，”托尼严肃的看了一眼他们俩，继而理智的分析道，“要么是他单纯的不想跟我睡，要么是他还在顾虑我们之间的亲属关系会给他带来什么心理阴影。其他假设基本都被我排除了。”

“但他又阻止你和别人睡？”迈克尔逐渐找到了逻辑。

“是啊，操作空间还是有的，但我不愿意只因为自己的私欲和体验，就让对方莫名其妙的被打断腿。”托尼回想到他和马尔科的那次，裤子都脱了，然后被冲进来的莱万和警卫吓得差点阳痿。眼前跟着浮现出莱万一眼都没有看他就走过去，背着身说让他穿上衣服的样子。

大卫和迈克尔再次对视了一眼，决定帮帮这个三观正直、说话诚恳的德国青年——

“听着，虽然我们不可能再搅你们的浑水了，但我可以把我的电话留给你，如果你创作的时候有什么性知识想知道，可以打电话……还是发短信吧，问我。至于生活上的事么，我的观点是，只要寻觅，必有所得。”这是大卫的建议，临别还拍了拍德国人的肩膀。

“他不睡你，你可以上他啊。”这是迈克尔的建议。

“所以你真的觉得那小子可以写出好的剧本吗？”迈克尔坐在后排，拿着大卫的手机：克里斯很快就给他们发来了一大串试题，而大卫只得请闲着的迈克尔代劳。迈克尔便一边填写一边抱怨。

“也许比真的还好，”大卫叹口气，“我们总需要处男处女来写色情作品，不是吗？色情作品不外乎是一种幻想电影，人们没有的，才去幻想电影中寻找。”

“有道理……这些体位你最喜欢哪种？”迈克尔趁着路况较好，把手机伸过去给大卫看了一眼，上面有十来种体位的连环画。

“这个。”大卫看了一眼，挑出了一个。

“原因。”

“这样没有人能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不管是特别扭曲的，还是快要睡着的。”

“好主意。”

“你的第一次感受如何？”

“疼。”出乎意料的，大卫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但挺幸福的。说真的，那个人就要成为我的了。”

“你真的相信，‘只要寻觅，必有所得’吗？”冷不丁的，迈克尔问。

“这是你的问题还是托尼的问题？”

“我的。”

“相信。”大卫回答，“但问题是，有的时候我已经不再寻觅了。知道真相固然很好，但如果把前提定在‘我爱他，我爱我的孩子和家庭’上，日子似乎也挺好的。”

“也许吧，”迈克尔垂下眼睛，蹂躏着垂耳兔的耳朵，“就像你非要给这只超市里买来的批量生产的小兔子起个名字，宣称你们之间有心灵联系一样。”

“把她放在一堆兔子里，我真的能把她找出来，迈克尔。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的，这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她真的不一样。”

“我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事情，大卫——有时就算你勉为其难的说，现在这样也好，我要接受这种兔子故事，接受这种生活，快快乐乐的住下来，总有一天你还是会发现，就像出现某个契机一样，就像……你看过《欲望号街车》吗？总有一个神经质表姐什么的要住进你的家里来，然后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该死的精神病院。你怎么做呢？大卫？你的选择不是就像那个妻子一样吗，抱着自己的孩子，拒绝相信自己的丈夫强奸了表姐并把她送到精神

病院里的的事实，因为一旦相信了那个，她熟悉的世界必将崩溃。所以，她一边反抗，一边心知肚明虽然今天她可以闹脾气不再回去，总有一天她也会再回到那个家的，因为他们都无路可去。而齐达内不是那个暴烈的丈夫，你也不是离开他就过不下去。我不懂，为什么你在发现了你们生活除了共同财产和规律性关系以外空无一物之后，还一定要……”

“够了，迈克尔，够了。”

“……对不起。”

“没事。”

快速的原谅等于没有原谅，迈克尔想，不过快速的道歉很多时候也是没有道歉，他们算是扯平了。

在接下来的365公里上，他们谁都没有主动说话。

一个对着离合器死命折磨，一个抱着兔子看着窗外奔跑的沙漠。

忽然叮的一声，是克罗斯的短信——“谢了，虽然看起来有性生活烦恼也一点都不少，可我还是挺羡慕的。”

看看大卫也没有心情回复，迈克尔帮他回了——“等你大着肚子红着眼眶求你的Alpha在去国会前施舍你一点信息素的时候就不这么想了。ps：希望我没有一语成谶。”

马上收到回复——“是欧文先生吧？”

紧接着又是一条——“可是欲望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迈克尔几乎能想象到德国人平平淡淡的这么说话的样子。他想了想，没再回复。

还能怎么样，可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这些话他都很熟悉，在更年轻和有力量的时候，有无数次他都用这样满不在乎的口吻堵过别人的嘴，也从没为此后悔过。只是有一瞬间，这些话又在他的眼里弥散开来，变得陌生了。也许真的是他的问题，迈克尔想，摸了摸自己的肚子，他还没有准备好来迎接这一切，就把一切都设想的太过夸张了。

他们住下，再赶到马里布海滩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我发现我没有带泳装。”迈克尔脱下鞋子，裸脚站在沙滩上，叼着从酒店顺过来的棒棒糖。南加州海滩气候宜人，这几天天气晴好，最高温度居然都有将近20度，因此仍然有人在水中玩耍。

“我也没有。”大卫说，十天之前他还家里铲雪，说到这里，他不由得想起了他的小房子。今晚就是圣诞夜，他还没买任何东西，如果齐达内回家……如果齐达内回家，可能只有空空荡荡的房子。

“有一阵子我不怎么相信神，因为我觉得自己运气总是不太好，别人也这么说……你知道的，跟腱断裂被迫退伍什么的……”迈克尔找了一个沙滩躺椅坐下，解开衬衫扣子对着夕阳晒肚皮，“最开始我还不信，说的多了我自己都有点信了。而且总是有人过的比我惨的多。这样看来，上帝如果有，大概也是个冷血的家伙。”

“比起神，我更不信圣诞老人，”大卫在旁边坐下来，笑着补充，“但是如果以后有了孩子，可能就要假装相信了。算是一个……和它的协议什么的？”

他们看看对方的肚子，微笑了。

“这算是和好吗？”

“嘘……不用说出来。”

他们躺在躺椅上往前看，只见夕阳正缓缓的沉下海面，因为缺乏光亮，海水呈现出格外低沉的蓝色，然而橙色的光芒仍然不甘的在海面上波动、波动，以至于最后一刻只能看到光辉跳动，模糊了海本身。

“……但就算是觉得自己特别倒霉的时候，我也觉得，如果有一个神能创造出这样的日落，你就得尊重那个老混蛋，不是吗？”迈克尔欢乐的说着，把脸转向大卫，他的眼睛被夕阳余晖照的亮晶晶的，“躺在沙滩上确实也没那么差劲，甚至比赌博还好，这次争论算你赢了。”

TBC

两个解释：

· 《欲望号街车》是享有盛名的编剧田纳西·威廉姆斯的作品，马龙白兰度和费雯丽搭档演过一版，个人觉得还不错，但田纳西的戏非常的致郁，毕竟是“把敏感的人皮剥下来”的作品啊。伍迪艾伦的《蓝色茉莉》是《街车》的现代改编版本，凯特布兰切特任女主，冲击力稍微小一点，也不赖。

· “我这辈子已经衰到底了，我爱着的每个人都死了，而我的腿又他妈的无时无刻不在疼，但我想，任何一个神，只要能创造出这种日落，每晚都不一样的日落，你就得尊重那个老混蛋啊，不是吗？”——来自尼尔·盖曼的《睡魔4》，后浪现在在汉化这部，美漫不可多得的经典，推荐。

番外1

AU：军火商！莱万/家族继承人TK

莱万是TK家的养子，TK名义上的哥哥，然后TK不愿意继承家业，就给了莱万。

是我写过最重口的一篇了大概，一时激情产物，请大家原谅。

莱万/TK番外——阴沟里翻船

克罗斯脸色阴沉的从床上翻下来，要是没有那个六个月的肚子，他的动作会更加敏捷一点，同时，在心里第一万次咒骂上帝真是把未完成的产品投放到了地球上，毕竟，哪个天才能够设计出这种孕期还会发情的剧情呢？他背后的墙上，正印着那句来自尼采的名言，“人是一种需要克服的东西。”

如果说孕期和发情期撞在一起他还能勉强克服，那么下面这个他真的束手无策——他的Alpha是比造物主更令人厌烦的东西：罗伯特从孕期的一开始就拒绝和他同床了，好像九个月前，终于难得的认识到自己的内心、和克罗斯激情在家里各处胡搞两个月、弄的认真工作的司机也不得不被加薪辞退的那个人就不是他一样——自从克罗斯在宴会上突然晕倒、被检查出怀孕开始，那个小怂蛋就像是害怕被强暴一般，宣布要跟他分房居住，而且一个在大东头、一个在大西头。憋了近五年、又初经人事的Omega对此相当气不忿，并自信的认为他的Alpha也跟他承担着一样的痛苦，因此，他非常有逻辑的猜测，Alpha一定会在某天半夜忍受不住、突然溜进来。为了这个，他每日回房便脱下所有衣服，只留下一条底裤，并只轻轻掩上门。

然而罗伯特从没有来过，克罗斯一边给自己披上睡袍一边想，他流出来的水快被睡袍打湿了，非要再换一条底裤不行。

不管是什么样的挑逗，都无济于事——罗伯特会在早餐的时候抓住Omega轻轻抚过他小腿的脚，把它像珍宝一样放回拖鞋里去；会在Omega指使医生在身体检查后告诉他：他的Omega需要更多关爱以后，若无其事的送给Omega一瓶按照自己味道调配的信息素——不过多亏了那瓶信息素，克罗斯用它顶过了好几个难熬的夜晚，虽然它很快也就不管用了。禁欲是好的，罗伯特在晚安的时候对他说，或者你想再听几个童话故事吗，就像小时候一样？适当禁欲才是好的，克罗斯咬牙切齿的回应他，然而他已经在床单底下为童话故事打开了自己。

不管是怎样的等待都无济于事，换好内裤把睡袍带子系好，克罗斯继续愤恨的想着，要不是该死的罗伯特，自己怎么会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呢——

在三个月之后，Omega已经不再期待对方的大驾光临了，在晚上，他关上门，再锁好，拿出床头准备好的粗大按摩棒和各种工具，在自己泡制的高潮中获得欢愉。在白天，他再次光鲜亮丽的回到了那些慈善晚宴和舞会中，一边借助柠檬水忍着鱼子酱带来的恶心，一边跟那些漂亮的姑娘小姐们言笑晏晏，假装不知道她们都听说了什么，反正他一向善于伪装。然而让人恶心的是，罗伯特似乎也乐于看到他的变化，甚至还在午饭时貌似欣慰的告诉他，自己很高兴看到小托尼终于回到人群中了。为了表现这种“快乐”和大度，罗伯特从不为他的Omega挡酒，也从不在他跟别人跳舞的时候阻挡他，当然，与此同时，罗伯特也在和别的Omega领舞，并一次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央。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托尼真的以为罗伯特完全忘记了几个月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也有一次，在他因为剧烈呕吐虚脱的蜷缩在卫生间

隔间的时候，他也在眼前一黑前嗅到了熟悉的味道。虽然等他在酒店房间和医生包围中醒来时，那个人据说还在宴会上跟某家的靓丽名模共饮。托尼摁亮手机，看到罗伯特发了个短信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不确定罗伯特是在嘲笑他还是戏弄他。

之后他索性对性死了心，也许像那个军官家属曾经告诉他的，欲望不过是一些自我折磨的产物。从此之后，克罗斯锁好房门，穿好温暖舒服的棉质分体睡衣，不再顾及越发膨胀的肚子是否有碍观瞻，并把尼采的话刻在床头，“人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人的欲望也不过就是这样一回事。即使他可能半夜半夜的因为燥热而无法入睡，睡眠也不过是一种欲望，为何不将它一起抛弃呢？金发的Omega想，一双蓝眼睛里映着月光——然而，然而，就在这时，他听到钥匙打开房门的声音，房门对着月亮，月亮在地上照出那个人的影子——罗伯特在这样的时候来了，以Omega没法招架的速度，爬到他身上，把他摁倒在那里，撕掉他的睡衣，释放出暴烈的信息素，用一口东欧味的德语，在他耳边叫他“德国婊子”。这时候托尼才明白，从始至终Alpha只要求着一件事情——他的屈服。为了这件事，他像等待一个猎物掉进陷阱一样等待他。

他屈服了。

不管是在那天，还是在今天。

克罗斯穿过一个又一个回廊，尽量加快自己的脚步，任由风将他睡袍的衣襟带起。他知道莱万马上就要去国会参加听证会议，如果他不够快，可能就不能够赶上他。他发现自己并不怀疑莱万，也不认为这次发情是什么卑劣药物的作用，被欲望完全占有的当下，克罗斯发现自己居然重新拥有了这几个月都没找回来的冷静：那不是莱万的手段。一个可以等待六个月的人，不需要使用这样的手段。

他赶上了——莱万正站在门口，西装整整齐齐，侍者正在给他抚平不存在的褶皱。克罗斯有种预感，莱万是在等待他，而他不知道这种预感从何而来。

“你忘了穿鞋。”莱万感叹，蹲下来亲自拿起一双拖鞋，走到Omega面前跪下，从下往上的看着他。Omega跟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才发现自己居然是光着脚走过来的。

“给我。”他命令到，既没有穿鞋，也没有叫佣人走开，“就现在。”

莱万没有问他需要什么，只是深深的、深深的看着他。

“好的，我的弟弟。”

他回答。

十一，

Day 8 : Further On Up The Road *

早上七点半，被洛杉矶的阳光唤醒，齐达内从床上爬起来，揉了揉酸痛的背，起身去洗脸——他们在昨天的深夜里赶到，自然不太好找住处，随便找了一间房凑合凑合，两个大男人尴尬的挤在同一张床上，谁也不愿意跟谁碰上，只是各自蜷缩在各自的角落，弄的一大早哪哪都疼——就算跟睡相不太老实的大卫共寝，也没有这么麻烦的。齐达内呲牙咧嘴的活动着胳膊，不由得怀念起大卫靠在他胸膛上醒来的样子。

“我去洗个车，你跟你那个朋友看一下他们在哪里？”杰拉德也在床边活动筋骨了，不过经此一役，他们彼此间说话倒是熟络了不少。

齐达内点点头，在杰拉德出去以后，坐在床边，抽出手机，查看莱万有没有给他发新的信息——没有，看来他弟弟再次逃跑的事情还是让他头很大，或许自己可以考虑和他交换情报？接着，他又偷偷摸摸的翻开了手机记事本，上面赫然出现了一长串的1、1、-1、-1……好像是什么电脑编程语言一样。

齐达内用嘴念着数字，把它们一个一个加起来，这是记分表，自从他和杰拉德开始追逐的第一天，他就悄悄地开始了这个项目，比如：

场景1：2005年12月22日，科罗拉多州境内，加油站的服务区。

齐达内和杰拉德一起走进了卫生间，占据了两个相邻的位置，分别拉下了裤子拉链。齐达内忽然好奇对方的尺寸跟自己比起来怎么样，尿的谁更远一点，然而正大光明的看还有点失礼，所以他就偷偷的看了过去——他的目光与杰拉德在空中相接，电光火石之间，两人都把头转了回去。

齐达内给杰拉德在本子上加了一分，想了想，给自己也加了一分。

场景2：2005年12月23日正午，宾馆。

杰拉德霸占着沙发，齐达内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整理情报，忽然，他收到了一条短信，齐达内余光一瞥，看见是来自“大卫·贝克汉姆”的，立马炫耀地说道，“大卫给我发短信了！”

杰拉德立刻羡慕的凑过来看，“他说什么？”

齐达内咳嗽了两声，杰拉德知趣的把头转了过去，好像忽然对墙上的画产生了兴趣。齐达内这才迫不及待的把短信点开，“我们正在科罗拉多州，一路顺利，勿念。”

桌上摆开的情报纸上大大的写着：“上次出现：拉斯维加斯Alpha秀场”，旁边还贴心的配上了几张贝克汉姆和皮克的亲密照片，脸对着皮克下体的、给皮克带小皇冠的……看起来和谐极了。

齐达内非常不情愿的给自己减了一分。虽然杰拉德从来打不通欧文的电话吧，但在此刻看来，那似乎也比谎言好让人承受一些。

“你直接备注他的名字啊？没有什么亲密点的称呼吗？”不知道什么时候凑过来的杰拉德尖锐指出。

妈的，又减了一分。

当然也有不这么戏剧性的时刻，作为一个敏锐又善于审慎的人，齐达内格外注意细节，细节，齐达内少将说，往往是透露目标人物性格的关键，所以，他也把一些细节加入了他们的考量范围，比如吃饭的时候会不会给对方拉开椅子啊、上车的时候记不记得给对方开车门啊、袜子会不会脱了到处扔啊、衬衫几天一洗啊……全都被他认认真真的划入了考量范围。现在，眼看着马上就要找到人了，正是他俩清算成绩的好时候。

结果出来了：齐达内-1分，杰拉德0分。

齐达内想了想，又加上了洗头的时候是不是够迅速的一条，终于把分追平了。

0-0.

纵横军界数年、罕逢敌手的齐祖终于拥有了一种迟来的失意感。

只是没想到都三十多了，他才第一次有这种感觉。齐达内放任自己躺在了床上，把手机调了静音，扔在一边。而且一旦它出现，他发现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对此全无经验可言。迄今为止，一切有定量标准的考核他都能胜利，一切不可能的战斗他都未曾丧失信心。但是这一次，这一次不管他多么努力的证明自己是一个比别人更优秀的Alpha，他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他在自己为自己树立的荣光中如此茫然失措，而他顿悟，原来光荣的味道是苦涩的。手机屏幕偷偷地亮起，是莱万发的信息，简简单单的一个坐标。随后跟着一条，“帮我问一下托尼最后一次和他们见面的时候说了什么。”齐达内侧身拿起手机，看了看没有回复，忽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有勇气跟过去。

“我回来了，你朋友有说什么吗？”杰拉德进了门，背对着齐达内换鞋子。

齐达内坐起来，把手机递给他。

“那我们出发？”杰拉德看了看，还给他，邀请道——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邀请，就算齐达内拒绝，他也会出发的。齐达内细细的打量着他的眼睛，迷雾一般的恐惧竟然渐渐的散去了。

“好。”

“只有最后一天自由时光了，你想去哪里？沙滩还是酒吧？”迈克尔站在窗边，看着外面欢庆圣诞的人们。

“今天是你说了算。”大卫穿着一件宽松的卫衣，袖子一直盖到手指。坐在床上翻着酒店给的小册子。

“酒吧。”迈克尔毫不犹豫地说，“我换一件衣服。”

趁着他换衣服的时间，大卫把电视打开，换了几个台，然后被一则新闻夺去了视线：那是关于球星大卫·贝克汉姆的新闻，主持人颇为激动地说，这位Omega在足坛的形象代言人，最近被曝出和前俱乐部老板之间有婚外情关系，两个人的照片被摆在一起，接着是几张不知何时拍的模模糊糊的合影：可以看到，两个人一起去超市买东西，一起开车、一起进了一栋房子。

迈克尔被声音吸引过来，上衣还没穿上，赤裸着背站在电视机前看完了这则播报。主持人接着说，双方都没有对这则爆料做出任何回应，不知如果属实、这是否会影响贝克汉姆与维多利亚的婚姻。

看到这里，大卫关了电视，迈克尔接着回去穿他的上衣，过一会儿迈克尔说，“现在当个名人也不容易，消息也不定是真的啊。”

“他可能只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或者过得不快乐。”冷不丁的，大卫说，迈克尔有点惊讶的看过去，只见大卫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但大卫似乎这次坚持要把话说完，“我也可能会变成那样，如果没有遇到他的话。”

“随便你怎么做心理建设吧，”迈克尔说，“反正过了今天你爱过什么日子过什么日子了，不过今天我要透口气，来吧，我们去找一家好玩的酒吧。”

并肩走在街上的时候，才有一个人问，“我有一个问题——现在是不是有点太早了？酒吧要等到晚上吧。”

两人看着明晃晃的太阳沉默了。

“那就转转，”迈克尔满不在乎地说，“陪我转转，去哪里都行。”

在那一刻，他们才意识到离别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在酒吧里，大卫终于把在拉斯维加斯欠下的运气还了回来：他相当遇人不淑，某个不怀好意的男人还给他的酒里加了点料，在看着大卫喝下去还迷迷糊糊对他甜蜜的一笑之后，就邀请他去厕所隔间玩耍。大卫乖乖的听从了，从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站了起来，在老板羊入虎口的惋惜目光中跟着男人的屁股走进了卫生间。

十分钟以后，大卫神清气爽的回到了座位上。哦，顺便说一句，老板在凌晨关店收垃圾的时候，在后面的垃圾堆里见到了那个男人：五花大绑堵着嘴，正在垃圾箱里嗯嗯直叫，看起来还被人踹了几脚。老板对他点头致意，然后把垃圾倒在了他头上。

相比之下，迈克尔的运气则要好的很多，他被一个友善的Alpha邀请一起共舞，虽然中途踩了对方好几脚，但是高大健壮的Alpha相当礼貌的表示并不介意。在酒吧五颜六色的灯光里，他们对彼此大笑着，看上去都快乐极了。接着，他们坐在一起，讨论了半晚上关于赌场、各地区美女和AK47的事情，迈克尔的知识显然惊艳了Alpha，他甚至被教育的频频点头。直到迈克尔被大卫拍着肩膀说该回去了，Alpha还礼貌的拿起外套，说要送他们一程——迈克尔拒绝了他，还跟他握了握手。

他们俩说说笑笑的穿过长街，路灯将他们俩的影子拖的长长的，大卫说我们应该照一张合影，迈克尔说现在是不是太暗了。大卫拿出手机，却不是照他们俩，而是去照了他们俩的影子。大卫把照片拿给迈克尔看，迈克尔看了看，说挺不错的，可惜我手机丢了，你可以哪天洗出来寄给我。大卫说谁还用这么老气的方式，迈克尔说跟一个人过一辈子不也是蛮老土的吗，如果你害怕老土现在你还可以转身逃跑，我们仍然有机会，和无限宽广的世界。

大卫说不了吧，偶尔透透气就行了，我还是爱他的，万一不爱他了也会爱孩子的。

迈克尔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令人惊讶的是，你知道吗？——这次我同意你。不过我还是要给我自己留一条后路的，如果我要跑，我仍然可以跑。他们可以夺走我很多东西，但这个不行。

迈克尔对着大海喊，我总有一天会离开的！

大卫也对着大海喊，迈克尔会回来的。

他们停在旅馆房间的门前，门锁像是被谁破坏过了，迈克尔犹豫了一下，而大卫直接推开了门——没有开灯，只有两个黑漆漆的影子正对着他们，远远的坐在窗边。

“辛苦了，想吃点东西吗？”大卫把外卖袋子放在桌子上，“好久不见。”

在黑夜里，他们久久地看着他们。

END

一个注释：

*Further On Up The Road： 来自Johnny Cash的歌，歌词粘贴自网易云音乐，稍有删改。

Where the road is dark and the seed is sowed 道路漆黑，种子在泥土里守候

Where the gun is cocked and the bullet's cold 枪口朝上，子弹也冰冷的发抖

Where the miles are marked in the blood and the gold 鲜血和金子，把里程刻在了碑头

I'll meet you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而我们将邂逅在那远方的路上

Got on my dead man's suit and my smilin' skull ring 穿着父亲的西装，戒指镶着骷髅

My lucky graveyard boots and song to sing 脚踏幸运的墓地靴子，嘴里哼着节奏

I got a song to sing, keep me out of the cold 这首曲子，驱散了我的寒冷忧愁

And I'll meet you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而我们将邂逅在那远方的路上

Further on up the road,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远处的路啊

Where the way is dark and the night is cold 道路漆黑，夜晚寒冷难受

One sunny mornin' we'll rise, I know 可我知道晴朗的阳光，有天会照进窗口

And I'll meet you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而我们将邂逅在那远方的路上

Now I been out in the desert, just doin' my time 如今我远离繁华，在荒漠中寻找

Searchin' through the dust, lookin' for a sign 在尘与土中埋藏着的一个记号

If there's a light up ahead well brother I don't know 是否已经有光照在头上而我却不知道

But I got this fever burnin' in my soul 但这股狂热啊，一直在我灵魂中燃烧

Further on up the road,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远处的路啊

Further on up the road, further on up the road 远处的路啊

One sunny mornin' we'll rise, I know 我知道，在一个晴朗的早上太阳会升起

And I'll meet you further on up the road 然后我们将邂逅，在那远方的路上

啰啰嗦嗦的后记：

感谢大家陪我度过这段旅程！最开始只是想写一篇现实向一点的、没有啥大喜大悲的温馨公路文来着，加之自己那时候也在旅游，回到宾馆就拿出电脑、心无旁骛的打字，又有大家的陪伴，实在是负担很低、一点也不辛苦的快乐时光。虽然这个假期是我第一次写RPS，这次也是第一次写10000字以上的同人，但是一点也没感到新手的障碍，主要都是因为诸位的帮助。特别感谢带我入坑的太太们，[@神奇的Tom哥哥](#) [@格洛斯特郡以及未完成的诗](#) [@谢春深](#) ！

不过这样一来，可能整个故事就没有什么特别喜闻乐见的、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看的“狗血剧情”啦，也没有那种两个人过一辈子的“真挚爱情”了，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缺憾感到结尾也没有消散，记得我自己最讨厌看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了，没想到自己写的时候，居然创造了一堆自己讨厌的东西出来。而且还有我个人对性描写比较保守的态度（不许笑！）虽然平时也不少在评论里开车吧，但我还是觉得性爱是很难写好的，因此内容看起来也比较“保守”。只不过，看文毕竟和写作还是不一样的，当写作的时候，你要为你编造的这些人物负责任，当然，也不免把自己的观点带进去，（我的爱情观更接近这个：“他相信两个人可以相爱而互不拥有，忠实于自己而不排斥对方，两个人分享美好的时光，共同拥有一些东西，简单地快乐着，而后各自回归孤独。”塔哈尔《巴黎之恋》），综合起来，最后的结果往往就是这么讨厌了！至于故事本身，就没什么好解释的了，也没啥好道歉的。

感谢你们！除了那篇番外以后，接下来可能还会陆陆续续的写几篇吧，我们稍后见！Meet you further on up the road！

和正文基本无关，可以单独来看，大概是四对cp的角色扮演play：

皮水：初见play

莱万/Toni：419play

齐祖/小贝：鸠占鹊巢play

杰拉德/欧文：引狼入室play

虽然是扮演但一点都不辣，千万不要脱裤子。

番外 2 Play with Fire/玩火（上）

皮克/拉莫斯

晚上八点半，拉斯维加斯。

风骚的街灯已经亮起了，打扮清凉的流莺们打着哈欠从各种地方走出来，站在被黑暗翼庇的角落。

拉莫斯就站在脱衣舞表演的门口，拿着一张入场券——入场券跟正常的入场券没什么区别，只是上面被人潦草的写上了几个字“Sese专属”——拉莫斯可气又可笑的想到了那个人早上神神秘秘的递给自己这张入场券的样子，还问他知道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他当然记得了，今天是他们相遇三周年的纪念日。三年前，他就是在这里被朋友拽进了一个Alpha脱衣舞表演，然后看上了台上压轴出场的皮克。说实话，作为一个从小都被当作Alpha对待的Omega，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还会有别人的肱二头肌春心萌动的时候，不仅如此，他当时还被迷的七荤八素，答应了皮克去旁边酒吧喝一杯的建议。在酒吧里，他告诉皮克自己其实就是这家店的调酒师，只不过今天轮休，说着，他趁着酒意，推开了吧台里的调酒师，亲自给皮克做了一杯。

“真的啊，我们就在隔壁打工，却从来没遇到过。”那双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草，他就是这样着了他的道。

“尝尝Sese的特调吧。”

“这个挺配你的，就是…… 火焰在燃烧的味道。”

……

拉莫斯把票在指尖转来转去，离开场时间还差着几分钟，想着自己要不要提前进去，谁知道那个蠢熊给自己准备了什么呢？他这样想着，拔脚向秀场走去。

奇怪的是，往日的那些熟悉的喧嚣、低俗而充满生命力的灯光一样也没有，场地里等着他的，只有一片空寂和漆黑。

拉莫斯满心以为这是一个惊喜，只得一边骂着对方傻逼，一边留意脚下。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聚光灯忽然从舞台那边划过来，在黑暗中圈住了他——一瞬间晃的他连眼睛都睁不开，只得抬起胳膊挡住脸。

“让我们欢迎今晚的幸运观众来到台上！”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台上传来，接着又是一阵录制好的掌声。

拉莫斯无奈的笑了笑，追随着白色探照灯为他引的路线，往漆黑的舞台上走去。

莱万/Toni

晚上八点半，布鲁塞尔郊外。

在一生中的有些时候，托尼·罗斯对自己身份的仇恨多过享受，而眼下就是这样一个时刻——他被迫被困在一个比利时郊外的古堡里，端着一杯红酒，穿着紧的需要吸气的西装——说真的，为何男性Omega总需要在正式场合穿束身衣和吊袜带呢？与此同时，他还要和一群浓妆艳抹的老太太们言笑晏晏。但这些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他两个月前被家族许配给了一个来自波兰的Alpha，名字似乎叫莱万多夫斯基，而他甚至到现在都没还见过那哥们的面，谁知道他有什么难以启齿的毛病呢，罗斯不无苦涩的想，他真的希望那个哥们的毛病是腿瘸而不是脸上有大麻子，这样他或许还可以设法逃脱，偶尔找马尔科或者马里奥爽一把。

忽然，罗斯眼前一亮，对面站着一个非常绅士的男士，正在微微低着头和某位尊贵的夫人讲话，低垂的眉眼看起来既温柔又善解人意。没人告诉我还有这样的人来参加聚会啊，罗斯想，也许我该为他尽一下“地主之谊”。

他走过去，用自己惯于的不苟言笑、让人一看都心生信赖的态度招呼那位男士，对方也很快的放松下来。很快，罗斯就得知他名叫罗伯特，是从华沙来的钢琴家，这也是他第一次来参加上流社会的聚会，同时，罗伯特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坦诚，东欧对Omega的态度并不怎么友好，而来到比利时让他感觉好多了。

罗斯善解人意的点点头，瞄到了罗伯特低头的时候侧颈露出的抑制剂贴片，难怪没有闻到他的味道呢，这个想法让他的笑容加深了一分。作为Omega，他深知找同是Omega的情人永远是最舒适又最安全的选项，也许他们待会儿就可以找个地方，好好的互相安慰一下……

“你有一双很适合弹钢琴的手。” 克罗斯真诚的赞美，金色卷翘的睫毛闪烁着，说话的同时，他把罗伯特的手放在自己的双手间，用戴着家族戒指的手撩拨的轻触对方的手指。他能感觉对方的呼吸变重了，这是一个好的症候。

“走吧，我带你转转这里。” 现在，克罗斯心想，该找一个人少的地方了，“这曾经是利奥波德国王兴建的皇宫，我猜你一定能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

“比利时确实是很有趣的地方，音乐的氛围很好，我昨天还去听了滚石乐队的现场。” 罗伯特点点头，“你猜我印象最深的歌是哪首？”

“我不怎么了解他们。” 克罗斯漫不经心地回答，毕竟他满门心思都是怎么把人拐到宾馆去。

“叫《play with fire》，我觉得歌词很有趣，它说：Well you've got your diamonds/And you've got your pretty clothes /And the chauffeur drives your car /You let everybody know/But don't play with me cause you're playing with fire ”

克罗斯为罗伯特奇怪的发言停下脚步，这时他才发现罗伯特一直走在他身后，而且落脚非常轻。这种感觉让他汗毛倒立——

他们此时已经走到宴会厅外面了，寒暄的声音渐渐远去。在他们背后，侍者正将宴会厅的大门关上，克罗斯回头的时候看到正在关闭的大门和罗伯特噙着笑看着他的样子，竟觉得像一个世界从他眼前关闭了。

算了，他摇摇头，就一个Omega而已，还能发生什么呢。

齐祖/小贝

晚上八点半，得克萨斯州坦普尔。

走到自己家门前，齐达内摘下警帽，准备拿出钥匙开门。经过一天的工作，他疲惫极了，但是他还是挤出微笑，为他可爱的女儿Susan——毕竟，在妻子离开他后，他不得不自己负担起女儿方方面面的事务，一定得努力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他已经能想象出Susan蹦跳着扑到他怀里的样子了……

突然，他的笑容僵在了脸上——房门锁被破坏掉了。

齐达内心里一紧，已经转过了很多念头：他最近调查的黑帮可能已经盯上他了，或者是小偷进了门，或者……而可爱的女儿会怎么样呢？想到Susan，齐达内的心猛的沉了一下。但不管如何，他还是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枪，尽量不发出声音的推开门——

屋子里一片漆黑，只有Susan屋里的灯亮着，门虚掩着，暖黄色的灯光在地上投出一道长长的线……很显然，对方希望他去那里。齐达内深吸一口气，扫视了一下四周环境以后，决定鼓起勇气打开那扇门。不管他将面对着什么，是蒙面黑衣人把Susan绑到椅子上、用枪持着她的头，还是人去楼空和恐吓信，齐达内都会为了Susan保持冷静。

然而打开门后的场景还是让他始料未及——

只见一个穿着兔女郎裙子的男人背对着他，坐在Susan的小床上，齐达内甚至还能看见他裙子上的兔尾巴一颤一颤的，而女儿……女儿则不知所踪了。

对方显然因为他猛的开门的动作吓了一跳，不知所措的转了身，头上的兔子耳朵还跟着这个动作一甩一甩的，对方看到枪指着自已，连忙往后退了两步，把双手高高举起。这个动作让蕾丝内裤的边从粉红色短裙的底下露出来了一点。

“我女儿在哪里？”齐达内问他。

有一头金发的男人看起来比他还诧异，“我不知道……有一些人花钱让我来这里……为一个男人提供服务，你就是齐达内吗？”

“算了。”齐达内放下了枪，应该是最近在调查的黑帮搞的鬼了，“他妈的。”他骂了一句，虽然他不能惩罚眼前这个男人——他心里知道他是无辜的，只不过是一个被黑帮征用的婊子罢了，但他还是一脚踹上门来泄愤。

“你把你东西收拾一下，在我回来前滚蛋。”齐达内命令到，将枪收回去。他决定去找他女儿。“我很抱歉，对不起，对不起……”金发的Omega迭声道歉，“我不知道他们是让我来干这个的。但我确实听见……你知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当人的，所以也不会阻止我们听他们聊天……他们要拿小孩去威胁一个警察，但我没想到……总之，他们应该是要用孩子来威胁您的，既然这样，他们暂时就不会伤害她……”

齐达内草草地点点头，打开前门转身要走，把还在道歉的Omega丢在身后。忽然，像想到什么一样，他猛的回头，发现Omega还站在原地，垂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齐达内大步折回来，抓着Omega的手迫使他抬头看着自己，那是一张满是泪痕的脸，“他们会对你怎么样？”

“什么？……不会，不会，我这就走……” Omega慌忙抹着眼泪，想挣脱出来。

“放我走了，他们会打你吗？” 齐达内问，Omega愣了一下，低头不说话了。

“杀了你？”

“……可能比那还要糟糕。” Omega低声开口了，他身体已经发育的很好了，但声音听起来还像个少年。

“轮奸。” 齐达内冷静地说，“是吗？”

Omega没有否认。

“那为什么放我走”——齐达内皱皱眉，刚想问出来，但是忽然之间，他发现Omega看起来有点眼熟，他想起来了：之前他几次执勤从红灯区经过时，这个omega也是这样，一直在背后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目光追逐着他，即使是两目相接，齐达内也说不清这个眼神究竟是什么，似乎有几分渴求，几分无望，和更多难懂的东西。

他盯着Omega的脸，他的眼眶还红红的，鼻头也因为哭泣有点红红的，除了略有点瘦，非常标致，看上去真的有点像一只小兔子。接着，他的目光扫过他劣质的衣服，随手揪下了一跟线头。

“好吧，但是我们只能很快。” 他松开了惊魂甫定的Omega的手，让他正面倒在自己女儿的小床上，努力忽视那双眼睛中一瞬间中涌现出来的难以置信是如何让他的心颤抖。

杰拉德/欧文

早上十一点，得克萨斯州坦普尔。

如果不是那个，他不会起这么晚的。也许如果不是这样，也许他就能避开之后的一切了。当然，欧文在周五晚上拿出工具给自己自慰的时候可没想到这个——作为一个单身Omega，他觉得自己有权力让自己过的快乐一点。何况第二天还是周六。

他达到了高潮，然后在满足和遗憾中，他睡着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了，他是被电话铃吵醒了——欧文支起身体，打了个哈欠，把手机从床头拽过来，接了电话。

“您的快递已经放在门口了。”对方说，哦，是那个经常来给他送快递的、身材高大的男人，脾气总是很好，欧文对他应该有点意思，不然这不能解释为何他昨天在昏睡过去前还想起了快递员的脸、此时还额外跟他寒暄了两句的举动。

总之，这真是一个美好的早上，美好的周六早上能发生什么呢？欧文想，起床去刷了刷牙。觉得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就裹着被单去开门了，连鞋子都没有穿——

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门口，背对着门，欧文被他吓了一跳，然后发现那个人是五分钟前给他打电话的快递员。

“请问，可以用一下您的卫生间吗？这附近没有餐厅……”男人窘迫的开口，让欧文得以认真的打量他结实的臂膀。

“哦，当然，可以。”欧文醒过神来，回答了他，还给他指了指路，“在主卧那边，直着走过去。”

男人来不及道谢就忙着走了进去，看来他真的很着急了，欧文想，他顺手把门关上，然后出于一个单身Omega的警觉，还反锁上了。

等他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他才想起还有一个Alpha在自己家里。而且，因为房子隔音不太好，他还能听见Alpha在卧室卫生间里小便的声音，这有点尴尬，但欧文心猿意马的想着那个Alpha强壮有力的器官和身材，如果能偷看就好了，他不由得想。

该死。

忽然，欧文意识到，昨天他太玩的累了，居然忘了收那满地的玩具和随手扔到地上的蕾丝底裤，也就是说，从主卧到卫生间必须经过卧室，那个Alpha也许把Omega的窘迫看的一览无余了……

欧文站起来，差点没被身上裹的床单绊一跤。他听到Alpha冲水的声音了，下一秒，也许他就会拧开关上的门……

“谢谢你，先生。”Alpha打开门走出来，正好和他面对面，还顺手扶了他一下。欧文发现，他的帽子此刻压的低低的，黑暗打在他的脸上，让欧文一时分辨不出对方的神情。

TBC

番外 3: 疾病的隐喻

cp: 杰欧、皮水、齐贝、莱万/TK拉郎，番外可当单独故事看，设定和正文戳头像，感谢。

ABO+Mpreg预警！OOC预警！

关于疾病&药物反应的四个小故事：分别是流产、“约会强X药物”、血吸虫病和动晕症。

起因是因为作者看了一本叫《法医·尸体·解剖室 3: 重返犯罪现场》的书（……），全部引文也来自这本书。看了名字您也知道，这个番外一定有一些让人不快的场景，不过以我一贯的信誉保证，大部分时间都是轻松愉快的。如果您觉得可以接受，请点击阅读。

· 全部引文来自《法医·尸体·解剖室 3: 重返犯罪现场》，在这本著作里，作者为许多小说作者的相关情节提供医学上的设计与解答。

· 本章标题“疾病的隐喻”是苏珊·桑塔格的一本著作，她分析了多种重要疾病对人的精神影响和在社会中的隐喻。当然，我们这里不会涉及这么复杂的内容，为了我们都能吃得下饭，也不会提到致命的疾病，不过，下面的故事仍然可能造成不快——而我也仅仅想强调这种潜伏的不快，某种让你感觉隐隐的不对，却被忽视的那些生活细节。这就像一部恐怖电

影，作为一个偷窥者，你知道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为一个恐怖的结果服务的，但故事里的人却无知无觉的走向结局，这种感觉让人尖叫。

“约会强bao药物”：常见的“约会强bao药物”是罗氏生物医疗实验室制造的罗眠乐（Rohypnol）、快乐丸、GHB和K他命……罗眠乐、GHB和K他命常用于约会强暴或者熟人强bao，其药效强，能令人安静、顺从、判断力减弱、而且丧失药物发挥期间的记忆……受害者喝下掺有少量GHB或罗眠乐的饮料。他或许看似正常，但因判断力受损，而且过度兴奋，于是跟着攻击者离开。他事后会发现不对劲，可是却记不清事情经过，甚至完全忘记……他们有可能貌似开心、兴奋、愉快而安静，或喝醉酒、说起话来口齿不清……罗眠乐为实验室制作，效力和用量相对稳定……

乔伊盯着吧台上坐着的那两个漂亮的男性Omega很久了。

他们显然还不知道这里有多么危险，不知道高挑身材金色头发的那个说了什么，让身材更娇小的那个一下子笑弯了腰。可能是店里太热，他们把外套脱了下来，里面穿的是同样的柔软的白毛衣，可以看出小腹略略凸出。两个关系很好的怀孕Omega，或者是一对同性情侣，来市里采购圣诞节的食物和装饰品，乔伊判断道，他们心里一定充满了幸福，比乔伊能够想到的幸福都多得多的幸福。也许他们还想着回家以后的丈夫，温暖的壁炉、食物的香气和亲吻。但乔伊可以让他们忘记这一切，乔伊可以让他们不再幸福，让他们在床上哭叫，忘记回去的路。乔伊可以让他们变得跟他一样。

乔伊给端饮料的小工汤姆使了个眼色，汤姆还是个小孩子，脸上有雀斑、笑起来嘴咧的令人不快地大、牙齿参差不齐，个子却已经长起来了，身体瘦弱而愚蠢鲁莽。不过他也已经是“堕落”的一份子了，这就是说，他吸过的du品比一般人一辈子听到的还多，只是还没被他的父母和老板发现。

“两个都要？”汤姆背对着两个Omega，借着送饮料小声跟乔伊说，他又笑了起来，嘴咧到牙龈跟，“厉害。能不能让我也掺一脚？”

“我先上，然后叫你来。”乔伊说，他没必要讨好汤姆，毕竟他是他的“上游”。但他不知为何希望这两个Omega能够失去那种放肆的笑容，永远的失去，这时候汤姆就是个能恶心人的好主意了，“不过我要看着你来。”

“有你的，老兄。我会给他们弄两杯‘特调’的。”

掐着表十五分钟后，乔伊端着饮料坐到了那两个Omega旁边，酒吧里的人已经很少了。矮个子的Omega把头枕在高的那个肩膀，还在傻笑。高个子的那个则非常安静，轻轻地把手插在矮个子的头发里抚摸着，然后又用修长白皙的手指去按揉他的额头。

“你有没有舒服点，还是头痛吗？”高个子的说，听起来有点内疚。

这是药效，亲爱的。乔伊无声的注视着他们，好像一只毒蛇在注视着食物。这么几年的狩猎下来，他见过很多人喝了“罗眠乐”以后的反应了，有个红发妞止不住的狂笑，有个一副大胸脯的女孩呆滞犹如牵线木偶，而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他喜欢这两个人的反应，夸张却不过分，而且还不尽相同，这样让他们在床上看起来简直都能像真人了，乔伊想，毕竟大部分喝了“罗眠乐”以后的人都像个恐怖的机器人。这会是个美好的夜晚。“夜色多么温柔啊，只是没有一丝光亮”，不是吗？

“你好，”高挑的那个主动跟乔伊打招呼，打招呼的时候还止不住的笑，他的笑容就像是金发一样灿烂，乔伊注视着他，后知后觉的意识到自己一定也跟着笑了，你好，乔伊说。

他加入他们，他们让他坐到中间，小个子的那个趴在吧台上，头枕在乔伊胳膊上，在说话的时候还去抢乔伊的酒喝，活泼但一点都不让人讨厌；而高挑的那个也有几次用脚若有若无的划过乔伊的小腿，或者用手去触碰乔伊的肩膀，你真强壮，他说，你真美丽，你是最优秀的Alpha。我们的Alpha抛弃我们了；怎么会呢；不知道，他们就是会；怎么会有人抛弃像你们这样的Omega呢；Alpha都是邪恶的东西；我不是；你也是，你们都是，Alpha都是一些只想着性的东西；我母亲……我母亲曾经遇到过一个最邪恶的Alpha，你猜怎么着，然后就有了我；真庆幸你没有和他变成一样的人；是啊，我没有。

乔伊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两个Omega一左一右的揽住他，像是两个天使。

跟我们一起回宾馆吧，我们在附近订了房间。他们邀请。

乔伊答应了，出去的时候看到汤姆满脸难以置信，嘴羡慕的形成了一个“O”。

“所以该拿他怎么办？”迈克尔看着像一团烂泥一样倒在房间地上的人，抱着胸问大卫。

“是你把他打成这样的。”

“那我还怎么办，让他躺在我们的床上吗？”迈克尔揉着眉心，“该死，你传染给我的感冒，我真的头很痛。”

“……我不知道。”大卫说，他们一早就注意到那个小工鬼鬼祟祟的换饮料了，剩下那些事，比如在乔伊过来的时候，大卫吸引他的注意力，让迈克尔把自己的饮料倒入他的酒里，都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简单工作，是的，确实有人喝下某种药品，但不是他们，“说实在的，那个小工怎么办？”

“他们是瘾君子。”迈克尔在乔伊身边蹲下，拎起他的袖子检查了一下，叹了一口气，“那个小工也是。”

“那就匿名举报吧，两个使用药品的惯犯，和吸du，够他们在监狱里蹲半辈子了。”

“真的不可以动私刑吗？”迈克尔搬了个凳子坐下。

“……不可以，而且这是在我们屋子里，有血的话会被查出来的。”

“断条腿行不行？不会有血的。”

“我不同意。”

“……踢两脚？这算是正当防卫吧！或者把胳膊卸了？”

“……行。”

“你说什么？大声点。”

“……我说行！”

血吸虫病：它由吸虫感染，有不同种类，流行于加勒比海许多地区，患者因在含有该寄生虫的水里游泳或浸泡而感染……血吸虫从侵入人体、移行到成熟阶段需要四到五周。在这段时间，患者通常不会体现任何症状，除了感染后可能有一天左右感觉轻微瘙痒……此病诊断不

易，容易被混淆为伤寒、阿米巴痢疾和其他会引起腹泻或者持续发热的疾病处理……一旦确诊，治疗的部分相对简单。

“完了，完了，Sese！我屎里有血！你快来看看！”

“……你个傻屌！我不去，快他妈的给我冲了。”

“我会死的！然后你就要丧偶了。”

“你不会死的。”

“会的，会的，我在拉屎的时候查了查，你看这个……血吸虫病！恐怖吧。上面说在加勒比海附近流行，而我们三周前刚去过！你再看这个，这种虫子会慢慢的在人的身体里成熟，然后把我都吃掉……”

“我看看……你看，它说患者经常因为在水里游泳或浸泡而感染，尤其在阴湿、有植物的地方，我们哪里去过那种地方啊。”

“有的，有的，Sese！我们去那个破湖游过泳，你不记得了吗？你还死活不下水，翘着脚坐在那里，买了杯特别难喝的饮料还插了个小旗，说让我给你照相，我给你照了一百来张吧……我还没删，我拿给你看！”

“你平时都删我的相片？”

“我锁屏都是你！”

“……你看，文章说患者会发高烧，但是你还活蹦乱跳的。”

“但是它说潜伏期一般有四五周，也许我下周就会发病，天啊。”

……

“……我想起来，它说感染后一天会有轻微瘙痒，你有吗？”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坐在了医院走廊上。

“那我哪里知道啊，而且游玩泳的那天，我们都闷在宾馆，因为昨天晚上你说我做的太过分了，用枕头蒙着脸说要睡一整天……别捂我的嘴啊呜呜！”

“这是在医院！小点声！”

“……Sese，你说我要真的死了怎么办？”

“那Sese就改嫁。”

“我会变成一个小人在天生看着你的，默默保佑你。如果那个女人敢打你，我就诅咒她。”

“……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一个女人的？”

“经过我的diao，你还能看上别的男人吗？”

……

经过诊断，皮克得了旅行者腹泻。

治疗方案：无，静养两天即可。

“……你把尿冲了吗？”

“……Sese。”

“别傻笑！别用你没洗过的手摸我脸！别抱我！也别把舌头伸进来！”

动晕症：……在移动的汽车和船只上，（掌握平衡的内耳前庭系统中的半规管）液体收到搅动，大脑接收到紊乱而混淆的信号，导致眩晕。

鉴于迈克尔和史蒂文都不想把车开回去了，他们索性把车交给了托运公司，接着坐上了回程的飞机。

从上飞机到现在，迈克尔看上去一直都有点蔫巴。他要来了毯子，把自己裹的严严实实的，然后就靠在座位上睡着了。等空姐开始发放饮料的时候，史蒂文把迈克尔轻轻摇醒，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他小声嘟囔着拒绝了，然后又靠在史蒂文肩上睡了过去。

过了五分钟，迈克尔睁开了眼睛，愣了两秒神，就解开安全带，有点摇晃的向卫生间走去。

史蒂文连忙跟上了他，然后在门快要关闭的时候把自己也塞进了狭小的卫生间。

迈克尔看了他一样，似乎在说，你进来干嘛，但他终究没说出去，因为下一秒，他就跪在地上开始对着马桶呕吐。史蒂文对这种情况毫无预警，而迈克尔看起来又非常痛苦，他吐完歇了一会儿，却没有站起来，还是皱着眉跪在那里。史蒂文几乎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要知道，迈克尔之前基本是不孕吐的，他只得也蹲在地上，紧紧的从背后抱着自己的Omega，胸膛紧贴他的后背。

正在这个时候，飞机开始颠簸——“我们遇到上升气流……”空姐的解释通过广播传来。史蒂文暗骂了一声该死，用一只手把着把手，另一只手牢牢抱着他已经因为难受，而无暇顾及外界情况的Omega。

“会没事的……”在颠簸中，史蒂文对他怀里的人说，用手安慰性的拍了拍他的肚子，估摸着这跟孕期反应有关，他稍微分泌了一点信息素，“会没事的……”

外面是万米高空，然后是上升气流，然后是一架飞机，然后是狭小的卫生间，在卫生间里挤了两个人，他们贴在一起。

“我居然会晕机。”继续把自己裹起来，栽倒在史蒂文怀里，迈克尔小声的抱怨，“我可是开过战斗机的。”

“上了飞机就不舒服了？”

“起飞的时候。”

“下次早点告诉我。”

“哦。”

“也许是孩子晕机呢。”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晕机呢！”

……

担心他闻了味道又不舒服，史蒂文挥手拒绝了空姐送过来的餐点。他把迈克尔的单子稍微掖了掖，他本来想和他谈一谈呢，但是有些事情或许晚一点再说也来得及。过了一会儿，迈克尔醒了，不顾史蒂文反对的眼神，他找空姐要了一小听可乐。在飞机下降的时候，他把可乐的环套在了史蒂文的左手无名指上，可乐拉环太小而史蒂文的手指太粗，拉环只能套进去一小点，滑稽的让他们俩都笑了起来。

流产：流产可以是戏剧性的急促出血，也可以拖拉好几天，“你不妨安排她突然下腹绞痛、出血…或者突然晕倒、陷入休克…包括低血压、脸色苍白、嘴唇和脚趾发青、一身黏腻的冷

汗…又或者出现偶发性疼痛，持续好几天直到流产…又或者宫外孕…她开始晨吐、乳房胀痛、精神不稳，如同怀孕…只是会持续腹痛数天，比之前两种也更为剧烈…”

在整个过程中，据莱万所知，托尼·罗斯从没抱怨过不适。很久之后，莱万和托尼的朋友终于可以坐在一起，平静的聊起这件事，马尔科想了半天，也告诉莱万他那时没听过托尼抱怨什么，“也许有一次……他在说话的时候停下，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有点疼。但是很快，他又若无其事的说起话来。”

“我真该劝他去看看医生的。”马尔科有点懊悔的说。

事实上，莱万和托尼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医生，他们给医生的钱能让他即使在纽约也过上不错的日子。而托尼也并非讳疾忌医的人，他一向惜命如金。马尔科不知道的是，在少量出血的症状出现第二次的时候，托尼就打电话问了医生，当时医生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有些时候孕期的Omega会这样，当然，他会在周末的例行检查上帮他看看。

后来医生懊悔地说，他不是故意忽略信息的，只是一般的Omega都会抱怨这种疼痛虽然短暂但是难以忍受，而托尼描述它的方式，怎么说呢，“就像在讨论一个事不关己的杂务。”莱万看着他的眼睛，知道他惋惜的不只是可能要失去这份工作，而同样是一条已经在成型的生命。出于某种同情，他原谅了他。

“医生没什么问题，”一脸苍白的Omega斜倚在病床上，一身蓝白条的病号服，“我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疼痛，你知道的，他们说怀孕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太剧烈的疼痛，我以为那就是了。再说，哥哥，他能有什么办法呢？它离开我们是因为它从出现的时候就有病。它已经死掉了。只是它还假装活着，让我呕吐、胀痛和微笑。然后有一天，它决定假象结束了，就这样。”

他有很出色的耐受力，莱万想，他一向有。他们从小就被教育拥有这种美德，从没想过它才是生长在他们身上的肿瘤和痼疾。耐受力的最终境界，就是让人变成一块石头。他们的父亲就是一块石头，他们只是未完成品，因为他们在过早的时候相遇了。

父亲——准确地说，养父，曾经斜着眼对莱万说，离你的弟弟远一点。我看见你盯着他的样子了。站在病房外头，人生中第一次，莱万后悔没有听从了他的话，而是轻易地吃下了夏娃递过来的苹果。

“他挺好的，”莱万后来对马尔科说，“在那之后的两个月，我们又开始规律的上床了。”

马尔科欲言又止，“我觉得托尼不是那样的人。”他含糊其辞地说。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觉得如果这是真的，你的朋友一定比你印象中的更冷血和放荡，但是，出于正好相反的原因他才那样做，莱万无声地反驳，但他知道这无法向人解释。没人能理解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之间没有永久性标记、没有婚姻、没有血缘关系、财产关系是第一继承人和第二继承人，当热情褪却，爱就已经缺血了；当性关系也结束，爱就像植物的性器官那样，到了秋天便凋谢了。然后，它才从母体上脱落。

“不过不管如何，这也不是你的错，不要自责了。”心直口快的马尔科继续说。

——他永远都不懂。他不懂莱万和克罗斯在那件事之前已经两个月没在白天见面了，他不懂他们吵了无数架中的普通的一架，他不懂莱万接着就离开了家、决心在文件堆中淹死自己——事实证明，如果他想，他可以的。他不懂莱万尽可能的合理的找理由出差，为的是避开Omega冷冰冰的眼睛里的愤怒和被伤害，他不懂莱万因为出差晚来了一步，只能在病房外头看到最后的结局。他不懂莱万不可能接受这是个意外的解释。他不懂莱万终其一生也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是的，他犯过无数错误，但这次他丢掉了一些永远也无法弥补的东西。

只有托尼，托尼知道该怎么做，托尼一好起来以后就从病房里逃了出来，像以前一样镇定而毫无矫饰。他遵从医嘱、并无怨恨地恢复身体；他假装忘掉之前两个月的冷战，等待他们都能接受谈论这一话题的时候到来；他对莱万提前回来并不惊讶，甚至还在赋闲在家的一个月里学会了做饭，他搬回主卧，十天以后主动为莱万口jiao，一个月后就告诉他，他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规律的性生活。托尼为那些最伟大的、难以让人在离开伊甸园后再度接近的事物寻找最接近的仿制品——如果失去纯洁的爱，那就要性爱；如果失去这个孩子，那就要下一个。夜以继日的，他从空虚的世界中为莱万和自己创造出伊甸园的仿制品，就像从空无一物的子宫中培养出一个孩子一样。

但是莱万无法忘记。

相比托尼，他确定自己一直背着更加沉重的责任枷锁，就如同他在托尼十八岁之前一直拒绝和他上床一样，那时托尼刚刚分化，还不会用发胶，是个有着雀跃笑容、跑的时候会蹦起来的小男孩，为什么我们不行，哥哥，他记得托尼问他，你很清楚我们已经有掌握自己生活的能力了，我比其他未成年人，甚至很多成年人，在这上面要强的多。可是莱万还是摇了摇头，托尼说他非常固执，也许吧。隔了几年他发现可能早一天和晚一天确实没什么差别，但是如果让他重回到二十岁的夏天，他还是会点着对方的胸口，告诉他我不会跟未成年人发生

关系，他最好他妈的也别想找人干什么。现在——莱万悲伤的发现他已经老了，特别是这件事之后，昨天，他在照镜子的时候，忽然看到他新长出来的白头发。别人都说老人会遗忘的更快，而莱万发现正好相反——老人遗忘的更慢，当人变得非常老，他们一天一天只是不断重复旧日生活，遗忘并不会到来了，只是新的世界总是和他们隔着一层膜，你懂吗？莱万，虽然此刻还没那么老，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和这个状态有点接近了——比如，隔了几年之后，他仍然坚定的认为，他们的孩子，那个蓝眼睛的正兴奋地冲向他怀里的小家伙，跟他们失去的那个并不相同。当然，失去和得到的爱也是。

出场CP:

齐祖/小贝

杰拉德/欧文

莱万/TK

育儿知识都是瞎编，没有任何经验，请不要相信

番外 4：He is leaving home 离家出走

She(we gave her most of our lives)

Is leaving (sacrificed most of our lives)

Home (we gave her everything money could buy)

She's leaving home, after living alone, for so many years (bye bye)

她（父母：我们给了她我们大部分生命）

离开了（父母：牺牲了大多数我们的生命）

她的家（父母：我们给了她所有钱能买到的东西）

她离开了家，在住过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再见，再见）

—— Beatles 《She's leaving home》

三年以后，得克萨斯州，又是一个圣诞节。

大卫、迈克尔、齐内丁和史蒂文正围着桌子聊天，客厅里一棵翠绿的圣诞树。音响里放着的是大卫前些年在达拉斯买的那张披头士乐队的专辑——现在给孩子音乐教育也不晚，他对迈克尔解释道，迈克尔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过很快被含混的叫着“热”的杰玛打断了——哦，忘了说，和三年前不一样的是，他们多了两个小客人，两岁半的女孩杰玛·罗斯（Gamma Rose）和几乎同龄的男孩布鲁克林（Booklyn）。

“我真羡慕你能有一个女孩。”在厨房里准备把火鸡拿出烤箱的大卫对迈克尔小声说，火鸡还没好，他们俩站在一起看着客厅里绕着圣诞树嬉闹的爸爸和孩子们。

“不止会有这个，”迈克尔得意地说，“我之后肯定也会有个儿子的。”

大卫颇为意外的看了他一眼，刚想调侃他某人一发不可收拾了，就听到门铃响了起来。谁会来到下雪的得克萨斯来看望他们呢？难道是邻居来借东西？

史蒂夫把杰玛放在沙发上，转身就去开了门，接着，他们看到了戴着黑色毛线帽，穿着黑色羽绒背心的托尼·克罗斯，左手拖着一个黑色登机箱，右手抱着一个小的，跟大的同样打扮，也是黑色的毛线帽，黑色羽绒背心，正在吃手。

“圣诞节快乐！”德国人一本正经的向他们致意，“很抱歉我出门太匆忙了，来不及给你们准备什么礼物。”

齐内丁和史蒂夫对视一眼，刚打算问点什么——从厨房出来的迈克尔就自然而然的走过来，把孩子从托尼手里接了过去，边把手指从小孩嘴里拖出去，边转头瞪了两个Alpha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们没有眼力见，“他叫什么？”

“所以他叫里奥，不到一周岁，还只会这样傻乎乎的支支吾吾。而你觉得你哥哥打呼噜太吵了，跟他吵了一架，就出了门？”迈克尔总结道，一边的杰玛在沙发上站起来，攀着他的胳膊，试图把自己的手给里奥吃。大卫坐在旁边怀抱着布鲁克林，托尼坐在另一边。而两个Alpha因为被挤到单人沙发上，怎么坐都尴尬，索性都站起来抱着胸。

托尼点了点头。

“为什么是我们？”大卫问。

“没办法，别人都会出卖我。旅馆也不行。”托尼说，“而带着他我跑不远。”

“你要呆多久？嗯……你看到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住了。”齐内丁有点为难的开口，在重申一遍，他可不想蹚这个洪水，何况他总觉得忍不住逗人家孩子的大卫已经半条腿蹚进去了。

“我没有预计到迈克尔他们会在这个假期来拜访你们，”德国人耸耸肩，这间房子有四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一个书房和一个储藏室，一个家庭一间，孩子还要各住一间，“不过我可以睡沙发，或者书房，随便哪里。”

“如果你之前可以联系我们就好了。”大卫说，心里已经琢磨着如何把两个小孩的床推到同一间房，这样他们就能空出来一个卧室。迈克尔和史蒂文只是在旁边专心逗金发的小孩，毕竟，不是他们的房子，他们也不好说什么。

“我不能。”Omega说，“会被发现的。”

这下连齐内丁的表情都严肃起来了，他和大卫对视了一眼，眼神严肃的扫向托尼，“莱万多夫斯基对你到底做了什么？如果他使用家庭暴力或者其他威胁手段，你应该去警察局取得帮助，在此之前，考虑到被告人的特殊身份，军方可以对你和你的孩子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

“除了制造噪音以外什么都没有。”德国人挥挥手打断了他，“难道你们不为这种事情吵架吗？”

史蒂文和迈克尔去搬小孩的床了，大卫和齐内丁则站在厨房里小声地交谈。

“如果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Omega满嘴谎言，不值得你信赖，大卫。”齐内丁抱着胸说，“就算是真的，他也是一个很不负责的父亲，他不应该为了这么一点事，就带着孩子跑这么远。”

“我不这么觉得，”大卫侧过身看看客厅，只见德国人已经脱了外套，正蹲在地上逗三个小孩玩，“我对他了解比你要多一点，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什么真的问题，他不会冒险来我们这里。再说，如果他真的不负责任，他就应该自己跑出来，那样要容易的很多。何况……”

“嗯？”

“何况这是圣诞节。”

“……好吧。但是如果察觉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举止，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孩子，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大卫。”

你可以不那么谈论我的朋友吗？大卫几乎都想说出来了，你的严厉让我想笑。但他还是什么都没说，这是圣诞节，他告诉自己他不想跟齐达内吵起来。

“你们吃晚饭了吗？”大卫和迈克尔站在刚刚腾出来的卧室里，看着正坐在厚床垫上拿奶瓶喂里奥奶的托尼，“很抱歉我们没有床了，只有这个床垫。不过你可以把空调打开，不会冻着他的。”

“没关系，”托尼放下奶瓶，抬起的蓝眼睛里带有笑意，“要谢谢你们。我在飞机上吃了一口了，不用管我了，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就好。”

“那一定不太好吃。”靠在门框上的迈克尔撅着嘴，“来吧，尝尝小贝的手艺吧。说不定比你家大厨还要好。”

“就这样定了！我去准备盘子。”大卫拍了拍好友的肩，往厨房走去。

现在屋子里只剩下了两个成人，不过他们彼此都没什么话说。迈克尔只是倚靠在门框上，安静地看着托尼摇着里奥直到他睡着、把小孩放下来、起身关灯准备出门，才忍不在他们擦身而过的时候开口问，“说真的，你为什么不把他留在家里？那里条件怎么着也要好一点。”德国人顿住了，抬头眼神放空的往前看了几秒，才低头自嘲般地开口，“把他留给谁？我哥哥照顾吗，还是他新请来的保姆？”虽然比起冷笑，他看上去更像是在苦笑。

终于把孩子们都安顿下来，五个大人坐在餐桌旁，看着餐桌中间的火鸡和姜饼人默默无语。

“嗯……我们许个愿望？”作为主人，大卫觉得自己有必要先开口。

“好啊，”大卫有点惊讶，一向会对这些嗤之以鼻的迈克尔居然是第一个回应他的，还顺便从桌子下把杰拉德的手拉了上来，并用另一只手拉住了托尼的手，“你手太凉了。”迈克尔皱着眉对托尼说。

他这么一来，其他人也只好照做，大卫拉住了齐达内的手，也很自然的握住了托尼的另一只手，最尴尬的是杰拉德和齐达内——他们只堪堪的握住了对方的手指。

“现在我们的力量可以互相传递了，”迈克尔神神叨叨地说，“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中有一个人触电，所有人都会触电……大卫你别踩我，我知道是你！这样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许一个愿望，祝福他旁边两个人，怎么样？”

大卫观察了一下周围的人，看齐达内和杰拉德一脸不置可否，托尼也没什么反对的意思，便索性抢先开口，“我希望齐达内可以长出点头发来，托尼呢，其实你少用点发胶会更好看？”

“不对不对，”迈克尔打断了他，“是一个愿望，送给两个人。只能许一个。”

大卫想了一下重新开口，“我祝你们都能有快乐的家庭生活吧。”这次，面对迈克尔的“你这不等于什么也没说么”的眼神，他抢先开口回击，“我知道这等于什么都没说，但我希望的就是这样，希望你们都能快乐——Zizou，该你了。”

“希望你们都可以再有一个和现在孩子性别不一样的孩子？”齐达内看看他两边的杰拉德和大卫说，大家为他狡猾的发言笑成一团。

“我希望你们都能在工作上得到足够多的机会。”——看了看右手边的齐达内和左手边的迈克尔，史蒂夫说，“该你了，迈克尔。”

“好吧，我希望……我希望你们来年都不会有什么后悔的……好吧！我知道这个也很泛泛，但我真的觉得没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该你了，托尼。”

“永远都不要把孩子们养成我和我哥那样。”德国人开口了，看看迈克尔看看大卫，颇为认真。过了一秒以后，周遭的安静仿佛才让他才发现在别人家的圣诞餐桌上提到这个不太好，便放开了迈克尔和大卫温暖的手，摊开双手向大家表示这完全是一个玩笑，只是有点不合时宜，“抱歉。”

“德国人的幽默啊。”迈克尔小声嘀咕。

“我们开饭吧。”拍了拍托尼的肩膀，大卫拿起了切鸡肉的刀，主动忽略了齐达内“我就说是这样”的示意。

“我怀疑他和他哥是真的吵了一架，”在洗碗的时候，迈克尔对大卫说，两位Alpha分别回房了，托尼因为是客人，也被他们俩以陪陪你孩子为借口赶走了，厨房中就剩下了大卫和迈克尔两个人，“可能是因为带孩子的事情。莱万那么忙，也许是没有时间管家里的事情，然后，你知道的，在某个时候，小夫妻就会突然觉得，所以我操他妈的干嘛要一个孩子？就是肥皂剧里的那种——女人声嘶力竭地喊，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什么都不管；男人也少见的流下眼泪，说你知道我天天有多辛苦吗——大概就这样的事情。”

大卫听的边洗盘子边笑，“你和史蒂夫也这么吵过吗？”

“我们吗？当然。史蒂夫比电视剧里的男人心思还细腻，他委屈都不直接说出来的，只是默默的不跟你讲话、不跟你上床什么的。你们呢？齐达内应该好一点？”

“不怎么好，”大卫说，“事实上，他现在还不怎么会换尿布。那主要是因为他睡的比较沉，经常听不见小孩在哭，我也不想喊他起来。只是我后来就懒得骂他了。”

“所以你说……”迈克尔刷完了手里的餐具，背靠在水池上看着大卫，“就我们这样的，估计也不怎么雇得起保姆，真的还要第二个和第三个吗？”

“我应该可以的。史蒂夫可以帮你分担很多事情，我觉得你也没问题。”

“那倒是。”迈克尔点点头。

“实际上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大卫忽然说。

“什么？”

“我们遇到的就是以前的老问题，生了孩子也不会自己找到解决，只是更麻烦了。如果期望生了孩子就会怎么样，那自然都要落空了。”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忽然一个声音传来，大卫和迈克尔转过头去，看到托尼正站在餐桌旁边，用大拇指指了指卧室，“里奥睡的很香，而且我之前什么都没听见哦。”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迈克尔丝毫没有被抓包的尴尬，相反，他兴致勃勃的拖开餐桌旁的凳子，让他们的八卦小组可以围着坐下来。

“我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托尼看着他们俩一左一右坐下，“可能如果不是里奥，我和莱万早就各走各路了。”

两声意味不明的“嗯”。

“莱万有太多真真假假的情人了，”托尼放任自己靠在椅子上，“你们知道的，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的结婚或者什么，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他还要天天跟一些流莺们勾搭在一起。最开始，这可能还不算什么，甚至算一种情趣。但过了两年，我就懒得帮他处理那些Omega和敲诈勒索了。这时候里奥出现了，我们又不能杀掉他，何况我们又觉得自己不缺精力和钱，索性就把他生了出来。只不过他出生以后的争吵就更频繁了，你们说的对，都是老一套那些，只是因为有了孩子而变得更复杂了——上一次，我说我不在乎他跟谁睡，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别再让儿子看到，一切都好说。接着我们就开始互相指责了——你们能猜到吧，伴随着打碎的花瓶、飞来飞去的尿布、眼泪和酒精那种。最后我把家族戒指给他一甩，说我不过了。但是你要承认，我是更好的那个父亲。他说对，他承认。我说那我要带着我的孩子走。他同意了。等我醒过神来，我就在这里了。”

“莱万听起来不像是会说这话的人。”大卫根据印象点评道。

“他也太累了。”托尼把头窝在胳膊之间，“他脾气算是不错的了，但这么频繁的吵闹，就算是他也透支了。你们都懂，他们的世界里有数不清的斗争，只希望回家可以过点好日子，而我恰好没法给他这个。”

“那倒也是……不过我还是难以想象，他怎么会放心你自己带着孩子出门？”

托尼直起身子，像是想了想，才泛起一个带着酒窝的苦笑，“他太了解我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也不想评论你们的事情，”迈克尔插进话来，“但是有时候，亲密关系只是关于控制厌恶的，不是关于相互喜爱的。你们没有在孩子面前摔瓶子吧？”

托尼摇摇头，有点诧异，对从迈克尔口中听到“控制厌恶”，他颇有点意外。

“那还好。”迈克尔拍拍他的手，然后颇为疲倦地转向大卫，“我困了，大卫，我今晚可以跟你睡吗？”

“去跟杰拉德吧，控制厌恶可是你说的。”

看着大卫和迈克尔马上要起身，托尼打断了他们，“——等等，你们是都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了吗？”

“如果没有你们那些豪门恩仇和大手笔的话，算是吧，”迈克尔对他说，“就是我们通常把这种事情叫做‘回娘家’。”

第二天一清早，门铃就又响了起来，迈克尔套上毛衣，打着哈欠开门，看到莱万正站在门口。“早，就你一个吗？”

“我让司机等在街角了。”莱万说，脸上两个大大的眼袋，“托尼和里奥还好吗？”

“带礼物了吗？”迈克尔问。

莱万看起来居然一点也不意外，而是从手提包里拿出了几个小盒子，“一家一个，圣诞快乐。谢谢你们招待他。”

迈克尔没有接过来，而是问他，“我是说，给你弟弟带礼物了吗？”

莱万皱皱眉，刚想说带了，就看迈克尔又晃晃手指，补充道：“是市面上随便买来的什么东西吗？”

莱万摇摇头，又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别的可以送的吗？友情提示，我建议你送点别的。”迈克尔说。

莱万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家族戒指。

“这个还行——”迈克尔趴在门上刚要转身，就又转了回来，“对了，你有准备什么浪漫一点的语录吗？如果没有，建议你现在赶快想。”

说完，不等莱万反应过来，他就对后面屋子大喊，“托尼·罗斯！你哥来接你了！”

“如果你想要里奥……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托尼和莱万面对面站在院子里，背景是抱着孩子们兴致勃勃观战的迈克尔和大卫一行人。托尼舔了舔嘴唇，才审慎地开口，“但你不能像现在那样，随便找个佣人看着他。”

“我不是为了他来的，你可以留着他。”莱万说，“我只想找你拿回一样东西。”

“我身上没什么了。家族戒指都留给你了。”托尼摸摸自己的口袋。

“我可以带走你吗？”莱万看着他的眼睛问。

“我真的佩服东欧人讲话的能力。”大卫感叹。

“我还是更佩服东德人憋笑的能力，”迈克尔跟着慨叹，顺便避开想要为他破坏氛围的发言弹他脑袋一下的史蒂文，“你没看到克罗斯嘴角都在抽搐吗？都被他忍回去了。”

他们一起看着两个黑衣服的人抱着黑衣服的里奥往街角走去，两个大人跟他们招招手，里奥也学着样子跟他们招招手，小贝和迈克尔就跑过去把布鲁克林和杰玛抱过来，让迷迷糊糊的孩子们跟叔叔们招招手再见……这样一来二去的，直到他们一家的影子消失在转角，六个小脑袋才缩回去。

“圣诞快乐，迈克尔。”——那天的晚一些时候，当大卫在关窗户的时候，忽然侧过身来，跟迈克尔说。

“圣诞快乐，大卫。”

一个文妹和小贝一起练习喂奶的小片段……

很雷很雷而且很短……睡前突发奇想。

“你是怎么教会布鲁克林喝奶的？”

迈克尔斜靠在床上，斟酌了很久，删来删去，才给大卫发出了一条这样的短信。直接打电话去问？杀了他吧！发完以后，他把手机放到一边，跟摇篮里的格玛继续大眼瞪小眼。

不是说小个子Omega不想自己尝试，他已经自己试了两次了：一月的天气冷得离谱，窗户上哈气厚厚的一层，要拿袖子去擦才能看到外面。不过隔着沉重的窗帘，迈克尔的屋里就暖融融的，他亲自设计的壁炉里火焰正轻快地跳跃（当时史蒂文还说他的设计不切实际呢！），而电暖器则乐享其成，温吞吞的散发着热意。因此，迈克尔可以很轻松的在屋里把让他变得圆滚滚的外套脱掉，接着掀起毛衣，让两个被扎了一天的小红点和白白的肚皮一起露出来——可是，该死的格玛总是不会吃。第一次，他抱起她，有点笨拙的让她的嘴接近他的胸，最开始，一切都显得很好，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当他的手臂开始变得酸疼，脖子也僵硬了，杰玛还是没有成功的吃到什么东西，她显然着急了，挥舞着小手小脚，急于挣脱迈克尔的怀抱。在得到拒绝的信号之后，还愤而在他怀里尿了一泡。第二次，他在清理完自己以后吸取教训，坐下来抱着杰玛，让她换一边吃，可是他忽略了昨天史蒂文坏心眼的咬了几口那里，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已经阻止不了杰玛开口吮吸——迈克尔疼的打了一下哆嗦，只能用脚在地上轻轻磕了几下。

小姑娘显然还没有饱，迈克尔看着摇篮想，对不起宝贝，半小时前说你是该死的是我的错了。我应该早点学会自己弄出来的，而不总是依靠史蒂文帮我吸出来，虽然这也是一种情趣吧。算了，我知道你不懂什么叫情趣。

该死的，可是史蒂文今天加班。迈克尔继续想，微微一换姿势，宽大的毛衣便滑了下来，盖住了他的大腿。而我既不想饿到你，也不想让我自己这样胀痛的去睡觉。

正在此时，门铃响了起来——会是谁呢，迈克尔鞋也没穿，跑过去开门，难道史蒂文的事情提前结束了？

事实上，门外站着的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人——大卫抱着布鲁克林站在门口，恍惚间让迈克尔想到几年前他跑去敲大卫门的场景。大卫在看到他的一刻就微笑了一下，解释说，史蒂文让我今晚过来一下，他可能要很晚才回来了（迈克尔看了一眼外面六点已经漆黑一片的天际，把担心压了回去），他说你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是的，我是的，迈克尔不得不承认。

那么布鲁克林也许会有用，大卫边走进来边说，他已经学会吃奶了，也许你可以拿他试一下，是你的姿势有错，还是杰玛只会用奶瓶。就是，你介意小布对你……？

我可以试试。迈克尔听见自己说，就是长大了别告诉他。

哦，他真的想锤死这个诚实的自己。

原谅我，小布布。

谢谢您！